

三之書叢球環

·版初月一年八卅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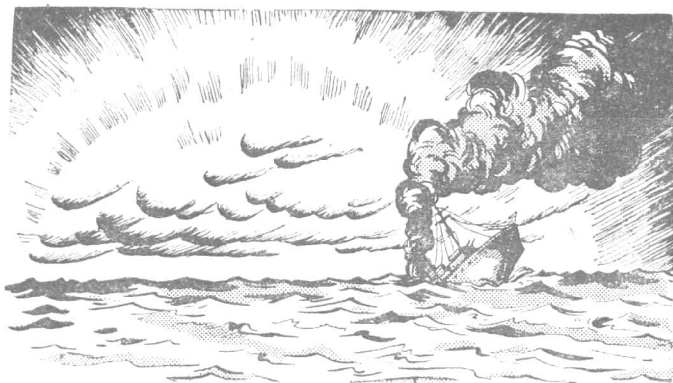
中國大洋流 國員西飄記

羅孝建·著 羅塔洋



中國海員大西
洋漂流記

羅孝建著
羅塔譯





完必印翻 · 有所權版

環球叢書之三：

中國海員大西洋漂流記

全一冊：定價一元六角

著者：羅孝建

譯者：羅塔

發行人：馮葆善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上海(11)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二三三三四
電報掛號：五二七三六〇

印刷者：新光印書館

上海(9)武定路一九〇弄五十七號
電話：三三二一一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原序

第一批蜂擁到英國海岸的中國海員是在一九四一—四二年正值新加坡和香港淪入敵手後，大戰期中服務於各協約國船隻的中國海員約一萬五千人至一萬八千人左右，死傷人數達百分之十，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五的犧牲是直接由於戰爭的，有四十餘人因其勇敢受到各協約國政府頒贈的勳章。

自一九四一—四五年到利物浦的我們領事館裏請求幫忙或爲他事而來的海員們平均每天有十二人至四十人左右，在和他們一兩分鐘簡短的談話和數週甚至於數月長久的磋商中使我得有機會和成千成萬的祖國海員們結交，於是我的辦公室也就成了一座海戰看台，這個集子裏面的故事和斷片都是根據在這些重大，富有悲劇性和不可忘却的日子裏與他們會而暢談時的摘記寫出。

一九四三年我的一位在船上當無線員的本國朋友出海時給我一本書，那是 Lagerlöf 的「我叫福蘭克」，我以極大的興趣讀下去，心中急欲知悉作者究竟會不會提及我們的海員，他們在戰時負起這麼重大的任務，海洋生命線賴以維持，果然作者不負所望，終於在「在木筏上」那章裏帶上一筆。

正當福蘭克的船被魚雷襲擊時，船員跳上木筏不料筏子翻了一個身，紛紛落海。「……但他們又爬了上去，船長爬上，總機師也爬上，他們抓着那個可憐的老麥克的后頸拉上來，我也被拉上來，還有一個中國人也被拉了上來……」

本書裏的故事和斷片也就是着筆於這樣一種的中國人了。關於他們的生活其及所見，所感，所思，當他們逗留在西方各港口時，無意之中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漩渦還有別的像他那樣的人在數百艘協約國的船隻上工作着，運載着必要同時也往往是危險的貨物到戰場的每一個角落——他們在新嘉坡，爪哇，溫哥華，澳洲，好望角，紐約，亞歷山大，曼斯克，西西里，諾曼地，安特衛普，他們在全

球各地！

他們多半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各省，這也是作者幼年生長的地方，以各不同的理由出海討生活去，雖然他們在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人裏不過是滄海之一粟同時也還不够作爲這個民族橫截面的一種典型的標本，然而一個人常常可以在各處碰到這樣的品質和性格的人，曾經把中國造成一個「古老和有名的民族」，在最近幾年中更把它變爲一個強盛有生氣的國家。

因爲這些人老是被原始的生活問題所支配，大戰期中更出入於死亡線上，所以他們在西方的生活（利物浦是他們的「老家」）是一齣緊張又富有冒險色彩的活劇，只有在這許多的世界，文化，年代，忽而合以爲一時才可以見到。

讀者一定會覺得奇怪，出現於這些故事和斷片裏面的人物竟這樣的良莠不齊，他們對於西方世界的看法如此不同，但如果他知道我們的海員本來就是這樣的一個龐大統雜的團體時就覺得沒有什麼稀奇了，他們裏面有六十餘歲的老頭兒，也有不滿十六歲的毛頭小夥子，有的是受過高深教育的教師，大學生，他們對於西方文化都很熟悉，同時也都能够接受，有的是前未離開鄉井一步的農夫，工匠，學徒，他們覺得講英語像鳥叫，至於英文不過是一大堆彎彎曲曲的「豆芽菜」（註一）罷了。

羅孝謹

註一：閩人稱洋文爲「豆芽菜」海員中多閩粵人故云——譯者。

譯者序

原書名「忘濤」(Forgotten Wave)是今年11月我的二哥從英國寄來的，他也就是本書的作者了，所以這篇「譯者序」寫起來還不算多餘。

戰時作者供職利物浦我國領事館，以後調任駐孟哲斯特領事，前者是我國海員聚集之處，同時也可以算他們海外的「老家」了，作者在任期內的主要工作是代他們和當地政府，輪船公司，或其他有關團體個人辦理一切交涉事宜，按照着原先的協定，手續，堂堂皇皇辦下去的事情固然有，但也有許多看來實在微不足道辦起來却麻煩頂透的層事，例如一個海員在路上跟巡警打架，捉將官裏去，二哥得設法保出，或一個受傷的海員不滿意自己木腿，二哥得給他找醫生去，等接上新腿認為完全滿意後又突然心血來潮要開起咖啡店來，叫二哥給設法一張營業執照，但是我們海員除非經過特別許可是不能隨便在他們岸上做生意的，洋人最重法律和規條，管你天大的面子，海深的人情，Noi Noi一千個Noi二哥碰了一鼻子灰回來，不料過了幾天這位海員竟不顧一切的「擇吉開張」，巡捕，包打聽來了，二哥又忙得屁滾尿流！這些雞零狗碎的層事在一般成天跟着洋大人打哥爾夫，玩橋牌，碰酒杯的「交際而不交涉」的「外交老爺」們看來實在不值一顧，但二哥偏要管，偏爲此事急得滿頭大汗，所以才能够寫出這樣一本的東西來，可見儘管現在局勢是何等的紛亂，人心是何等的反常，我們這一代人的確比老爺們進步多多矣！

它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傑作，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也還談不到「技巧」兩字，它就那麼平凡，但我們却能够從這裏如實的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般被遺忘了的海外同胞是怎樣的和盟友們在白浪滔天的大海裏同患難，共享榮，還有他們對在西方國家裏的生活和感觸。

羅塔 一九四八·十一月·廿一日序於滬西朝陽坊。

目次

原序

5

譯者序

7

中國海員大西洋漂流記

一 厄運的開始——意大利潛艇擊而不救

二 木筏上的藏糧和設備

三 對海發呆

四 禍者福之所倚

五 黑夜降臨

六 第二早

七 第一遇而不救

八 日復一日

九 窮則變變則通

十 悠然自得的漂流生活

十一 人智勝天

十二 飛機光臨

- ㉓ 第二次遇而不救
- ㉔ 巴西阿姆孫河口獲救

我是納粹的俘虜

- ㉕ 我們碰到納粹武裝商船
- ㉖ 三星期舒適生活，四十日艱苦航程
- ㉗ 由波爾多到漢堡
- ㉘ 阿三「造反」、蓋世太保彈壓
- ㉙ 洗掃·閉船·糞菜·
- ㉚ 奉命上岸挖掘戰壕、教東歐俘虜作方城戲
- ㉛ 蘇軍西進、英軍解放漢堡
- ㉜ 返英途中與阿三久別重逢
- ㉝ 久違，久違！

護航隊遇敵記

- ㉞ 暮色蒼茫中敵艦出現
- ㉟ 死裏逃生追殺往事
- ㊱ 領隊船中彈起火·德方無線電廣播

壞蛋

- ⊖ 兩個黑炭
- ⊖ 十九喪父流浪新嘉坡
- ⊖ 從新嘉坡到利物浦
- ⊖ 黑炭打警察捉將官裏去
- ⊖ 領事館派人保出・中國海員最後勝利
- ⊖ 放下拳頭就地求學

失掉了一條腿的海員

- ⊖ 做姓周
- ⊖ 印度洋遭遇日艦
- ⊖ 漂流三日、又三日穿過不毛之地
- ⊖ 他換了一條新腿

我覲見英皇

- ⊖ 我和大不列顛皇帝握過手
- ⊖ 遍地烽火憶中秋
- ⊖ 劉佬佬進大觀園
- ⊖ 頌章典禮開始

我忘不了英國

- ⊖ 再會吧！英國
- ⊖ 首次登陸大失所望
- ⊖ 英國對我漸漸顯示了魅力
- ⊖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 ⊖ 你最惡劣的日子
- ⊖ 威爾斯親王號沉沒、倫敦市民面有難色
- ⊖ 喬治
- ⊖ 你的舞場和跑狗場
- ⊖ 愛民如子
- ⊕ 購帽記趣

我們上岸了以後做什麼？

四六

- ⊖ 夾纏不清
- ⊖ 西方世界廣而不大
- ⊖ 洋水手喝得爛醉
- ⊖ 我反對跳舞
- ⊖ 千篇一律的電影
- ⊖ 孫子氣的樂園

觸霉頭

五

○歷遍西方名獄

○紐約自由神下的監獄

我又回到海裏去？

○爲什麼我又回到海裏去？

○虎門的一幕

○我開始了航海生涯的第一步

○深刻的印象

人海夢

○迫婚

○一覺醒來置身萬里域外

得慶還生

○一點兒運氣

○廿歲喪父開始航海生活

○離直布羅陀六天後被潛艇擊沉

○最緊張的七天

○七天後不見加那列島船員由緊張而消沉

○第十九日遇葡萄牙漁船獲救

一個海員的三部曲

.....

○ 流浪南京路

○ 國際飯店侍者

○ 天南地北

中國海員大西洋漂流記

一·厄運的開始——意大利潛艇擊而不救

那艘不幸的船從塞德港 (Port Said) (註一) 回頭經過開普敦 (Cape Town) (註二) 開返英國去，它已經在海上兩星期了，第二個目的地是荷屬圭安那，潘濂是本船二等膳務員，他在這艘船上已經服務了兩年，第一次合同是一九四〇年在香港簽訂的，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曼徹斯特再簽一次，那是根據同年四月簽署的中英協定，船上一等膳務員是他的姪兒，這人也有一個姪兒在船上當伙食房夥計，所以潘家三代都在那艘船上工作着，潘濂雖然是長輩，但他的年紀却最輕。

船離開好望角後天氣極佳，在平靜的熱帶海面上破浪前進，經過長期航行不勝疲勞和無聊的海員們都從容不迫幹着日常的工作，以後再懶洋洋的輪着歇息或假寐片刻，當熱辣辣的太陽直射在甲板上的時候。

十一月廿三日的早晨他照例預備好了早餐，以後自己也喫點東西，躺下歇息，上午十一點一刻他爬起跛着拖鞋開始修拾房子，這是他的習慣每天在早餐與午飯之間總得把自己的房子弄清楚一下，他正掛起衣服和毛巾時，忽然轟然一聲，船身劇震。他幾乎跌了一交，接着是一剎那間的寂靜和空氣裏的一股刺鼻火藥味，他知道什麼事情發生了，立刻穿上鞋子一手抓了救生衣，向着自己救生船的地點直奔，上了甲板看見許多人沒命的奔跑着，這時船身傾斜海水湧入，他把救生衣緊緊的縛在身上，知道現在的情勢是絕望了，當他到了自己的救生船旁邊時，見有兩個職員和水手正要放下船子，但他們還沒有動手以前，海水衝上甲板連他自己也給怒濤從二根他緊抓着的繩子上直摔下來，沉入水裏，一

會兒浮上水而時什麼都看不見了，船底被魚雷炸穿下沉，水面滿是汽油，浸得混身油膩漆黑，流入耳朵，鼻孔，嘴吧。他正開始游水時恰好一塊木板浮過來，那是一個被衝撞脫落的輪門，他抓過那塊東西，這樣使他浮得高些，能够看見週遭的東西，果然在離身不遠處他發現了一隻空着的木筏（也是船上的一種救生設備），他決定游過，但他自己並不長於游泳，只好抱着木板連推帶踢的浮過去，好容易給浮近了木筏，因為太疲乏了扶在筏旁歇一會兒才爬上，現在他能够坐在一塊更堅固，平穩的東西上面，心中感到莫大的慰藉，用手抹去身上的油漬坐着向四週看看還有別的什麼人？他覺得很奇怪船竟這樣快的下沉完全看不見了。但在三四百碼處他看見另一隻木筏隨波起伏上坐四五人，大抵是炮手們，船沉下時他們本來是在甲板上的，其中可沒有一個是他的同胞或親戚，他向他們大聲呼喊，但對方沒有聽見，自己又無法使木筏前進，他又向四週張望此外再也見不到別的東西了，這時突然一陣恐怖襲上心頭，他的親戚朋友們全都葬身魚腹了，這不過是兩三分鐘以前的事，簡直叫人不敢相信，如果他們不是死了又都到那兒去呢？正想着，不料一艘白色的潛水艇迎面駛來，開近另一隻木筏，他看見潛艇瞭望塔旁有個漆成的長方形標記（以後人家告訴他這是意大利法西斯標幟），甲板上站着幾個皮膚黝黑滿面鬍鬚的人，終於在那隻木筏前面停下來，他看見艇上的人和筏上的人在說話，他想後者將被救起，生怕自己給棄在大西洋裏，他站起向着他們招手呼喊，但最後那艘潛艇竟棄下木筏上人不顧一切的開走了，把他們交給自己的命運。它很快的駛開，艇後的浪花沖起那隻木筏，一會兒不見了，他坐下歇息時，也不知道這艇到底是潛入水底裏？還是開到老遠去而消失了呢？

二．木筏上的藏糧和設備

當他再度站起看看那隻木筏時，它已經離得更遠了，是波浪把兩方沖開的，他向那邊人招手，他們也回答着，只是沒法靠近，看樣子是無望了，所以他也不作任何靠近的嘗試，坐下把自己的木筏查

看一遍，可有藏糧或別的什麼東西？前頭有個水糟，內四分三處儲滿了淡水，後面的貯藏器裏全是喫的東西，朱古力糖、牛奶片、餅乾、魚醬、檸檬汁，接着他又在筏子上發現了其他東西包括「信號器」（三罐「黃煙」，十二支狀着火柴的「救命焰」）一罐油（他一直就不知道這有什麼用？但是在以後不幸的日子裏把它喫了），三塊帆布，四根木柱（用以插在木筏四角的），這些東西的發現使他快樂起來，尤其是當此風和日曬，海平如鏡的時候，他想這樣至少可以支持兩星期，二十日甚至於一個月，此期中必可獲救，這時他才發覺原來自己的長褲和鞋子，已經被海水沖脫了，當他在海裏掙扎的時候。

三．對發海呆

大約一小時後他又站起來張望另一隻木筏，結果大失所望，四週只是一片茫茫的大海，此外什麼都看不見，波浪把他們愈沖愈開，他只好再坐下來，現在自己是絕對的孤獨了，心中大感沮喪，他長久坐著對海面發呆，想到自己的親戚，朋友，同事全都死去，不禁起了哀感，雖然這事唐突得簡直叫人無法相信，早上還和他們在一起，現在他們却在另一個世界裏，這在情理上是不可能的，然而排在前面的却是鐵錚錚的事實，他再三再四想着數小時前事情發生的經過，最後弄得只剩一人孤另另的坐在大海中，可能或永不獲救，他從前也會聽見不少輪船被潛艇擊沉的故事，結果總有許多獲救，但他想自己也許沒有這樣好的運氣，漸漸由「死」想到「家」，他此後永遠不能再見一家老少嗎？也許不至！他向筏上的藏糧一瞥，這可能支持到獲救以前。

四．禍者福之所倚

現在他不容自己再發空想了，這是沒有什麼好處的，須腳踏實地來應付一下，一想到這他突然感

到饑餓，於是順手拿了一塊麥糖，那是非常甜美可口的，這時他又覺得自己身上很髒，油膩膩，黑漆漆的，他決定在沒有喫到更多的東西以前把身子弄乾淨後再說，於是他脫去內衣，和內褲，在海水裏洗澡，以後再用衣褲把水潑在身上，洗了皮膚上的污垢，洗畢開始喫餅乾和冷水，他記起今天在船上的最後的一頓早點，和從廚房裏拿出來預備給職員們當午餐的咖喇飯來了，現在他開始把筏上的藏糧分開，規定別的食糧除外，每日喫六塊餅乾，三杯半水，這樣，他計算全部的藏糧可喫一個月，他相信這麼許多的東西，本來至少是供給六人喫的，自己的運氣多好，這是說他的孤獨已經得到了補償。

五．黑夜降臨

下午慢慢的溜走了，他又站起張望好幾次，除了一望無際的海天外什麼都看不見，太陽漸漸的往西沉，他想自己即將籠罩在熱帶的黑夜裏，決定不再胡思亂想了，反正又無法令死者復生，撈起沉船或插羽而飛，現在最好還是準備睡覺。

很快的他被包圍在夜幕裏，但也並不如他想像中的那樣黑暗，滿天閃爍着他所熟悉的星斗，倒映在海水裏發出奇光，它們也還是照老樣子排列着，而他自己却被置於這麼陌生的環境裏，他使自己很舒服的躺在木筏上，如果可能的話，睡覺，白天的興奮與激動令其精疲力竭，當他還在想着，處於這樣反常的環境裏究竟可能不可能睡下去，已經不知不覺被睡魔襲來，朦朧中過去的事情不時在他的腦海裏時隱時現，現在硬糊糊的木板却代替了軟棉棉的被褥，但當他每次想到目前奇異的處境和偶然的遭遇時，又立刻被另一種相反的思想壓下去，那是關於充足的藏糧，堅固不沉的木筏和未來的獲救等，終於安然入睡了。

下半夜突被一陣急雨弄醒，他覺得雨水落在面孔上，赤裸的身體上和聽見雨點打在木板上的浙瀝聲，天破曉，木筏在海中盪漾起來，剛下雨時他縮成一團，以後因為感到雨水的溫暖，就展開四枝仰

臥着，淋個痛快。

六·第二早

天大亮時，他抬頭看看昨天放在木筏上晒的衣褲，很奇怪褲子不見了，也許是昨夜給海水沖去或海風吹掉，他的上衣被雨水淋濕，數個月後變成了一塊破布，他再度察看藏糧，那給他一個很大的保證，的確在獲救以前斷不至喫光，新的一天帶來新的希望，在白夭他隨時隨地都有被救的機會，昨天事情發生的經過猶歷歷在目，他覺得新的環境很難接受，目前的遭遇簡直令人無法相信，但無論信不信，現在總得喫點東西，於是就喫了些乳片和餅乾，比平時甜美得多，飽滿以後，他發現自己已經喫得超過了規定的分量，本來規定每次飲半杯水，現在却乾了一大杯，若就這樣吃法，所有藏糧恐怕無法支持到預定的時候，要是在獲救以前東西全都喫光了怎樣辦呢？他可以釣魚嗎？他幼時也常常在故鄉的溪河旁釣，雖然，實際上也還是捉螃蟹的時候多，也許不至弄到這個地步吧！他一面又安慰着自己，這些東西無論如何總可以支持三四星期或且更多的時候。

下半早，太陽大施威力，在守望的歇息時間裏，他躺在張着帆布的木筏上，覺得筏子微微的隨波起伏游轉，他回憶童年時代的海南島夏天，太陽也一樣的火熱，他從海濱回來後，必躺在涼風習習的樹蔭或竹棚下打瞌睡，但他的思維又不時轉到另一方面去，他極力嘗試去瞭解這個奇異的處境和使自己更適合於目前鐵淨淨的事實，這就是說他在親戚朋友全都死光了，現在自己得孤另另的生活下去，不斷地在這些思濤上，馳騁着，馳騁着……不禁鼾聲大作，終於在思想與回憶中呼呼入睡了。

張望了一整天，可沒見到任何東西，那天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發現了一隻附在木筏旁的船槳，要是早一天見到，那麼他就可以劫近另一隻木筏，雖然他相信那隻筏子還在附近，只是見不到，他很驚異筏上人們如何度日？

一整天從早到晚，見不到任何拯救和生命的標誌。第二天終了時他心中充滿了失望，但首夜在木筏上的經驗增強了他的自信力，對於即將降臨的黑夜不再感到恐怖與疑慮了。

此後四天也都無聲無息的過去了。白天守候，晚間把自己交給黑夜，雖然一天一天的過去他也隨着愈不樂觀起來，但他的低沉下去的希望已經由自己更能控制和利用當前的環境一事來補償了，每天黎明都帶給他新的希望，雖然不像以前那樣的急切。

七·第一次遇而不救

在失事後的第七天，他看見一艘兩個烟囪的輪船自南向北駛過，無貨僅載壓艙物，船身高高的浮在海面，它已經開得很近，大抵只有一海里左右，他可以看見露出水面的紅色船底，經過了一星期緊張的守望後，這船的出現大大的激動了他，使其神志恍惚，起先瞅着那隻乘風破浪半向他開過來的海輪，後突然跳起手執帆布狂揮着，先用一塊，接着兩塊，但那船逕自開去，彷彿完全不會注意到他，這時他猛然記起木筏上的「信號器」，這是他最後的機會了，他一連放了三罐黃煙和一打信號焰，但完全無效，也許因為甲板上無人或船上的瞭望哨在大熱天裏打瞌睡，那船不改航路一直駛過，他的一顆心直沉下去，流着眼淚，十分沮喪的坐下，幾乎要暈倒了，他認為這都是老天有意跟他作對，眼前只有死一條路，但一天又很快的過去了，他看着落日時海天色彩的變幻又感到昨晚一樣的安息心情，再寄希望於新的一天。

八·日復一日

過了一天又一天，刻板，無聊，他每日仍繼續守望著，以察海面動靜，一半由於無聊，一半起於習慣，其中不過帶着極輕微的希望，沉船時的情景漸漸從記憶中消逝了，彷彿那是老遠老遠以前的事

情。遇船不救一事也完全失去了它的激刺性，他已經在海中漂流三星期了。他的皮膚被晒得黝黑，有幾處給猛烈的日火灼傷，但以後却都自動的痊癒起來。

當烈日從空中直射下來的時候，他很舒適的躺在帆布下面歇息，但也不讓自己躺得過久而不坐起張望，然而，他可見不到人世間的一切事物和活動。

幸得在大多數的日子裏都下雨，多半在清晨下着濛濛的細雨。有時下午一聲雷響之後。大雨傾盆而下，這時他把帆布捲好繫在木筏一角的柱子上，好讓大量雨水從帆布流入畜水器裏。每次容器老是盛得滿滿的，取之不盡，於是他就無須按照着原先規定的分量飲水。這使他在木筏上生活得更舒適些，但他的藏糧不斷的減少下去，尤其是他不時破壞了自己所規定的每次取食分量，三星期後已經喫完了一大半，除非他能够設法補充，不然，再過三星期即成餓殍，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他有辦法補充食糧再加上取之不盡的飲料，那麼也並沒有什麼理由他不能生活下去，一如過去所為一直到得救時止，管他這個「將來」距離多遠，現在他知道自已獲救的可能已經不再是一小時或一天間的事情而是一週甚至一月間的遼遠的希望了。

坐在木筏上被晒得一身焦黑，活像一尊破廟裏的泥菩薩面對着土罐，祭壇，天井……每天凝視着同樣的景物，數個月，數十年甚至數世紀的過去了，他的思想裏也充滿了同一的事物和景像，回憶中的過去文明與正常的生活愈感其為遼遠渺茫，對於自己現在的生活方法反愈覺其為正常，甚至於有時他覺得自己須永遠這樣的生活下去，這是唯一的正常生活方法，其餘在想象和回憶裏的過去生活那不過是無稽的夢幻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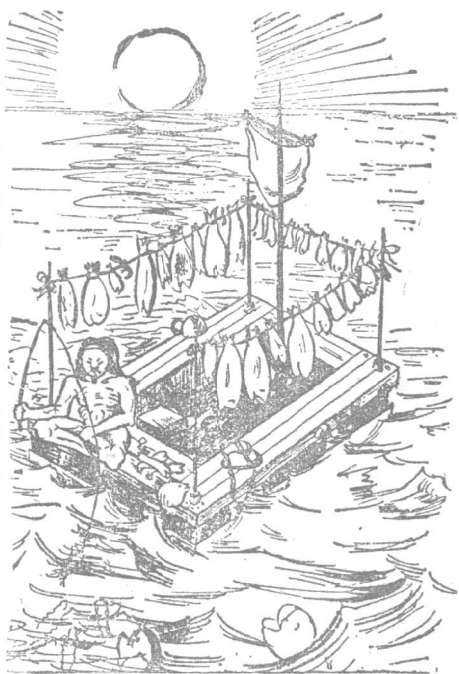
九．窮則變變則通

當筏上的藏糧不斷地減少下去時他也隨着憂慮起來，一直到飢餓的恐怖成了一個大威脅時，他注

意到在木筏四週游來游去的魚兒，有時成羣結隊的游着，很明顯的如果他要繼續活下這就是唯一的救星了，尤使其躍躍欲試的是這些海洋中的魚兒都笨透了，它們以為所有浮在水面上的東西都是供其吞食的從沒有想到它們自己也有被吞食的可能，所以它們都逍遙自在的木筏四週兜圈子，有時向着他鼻頭伸出水面。當他是一塊浮着的木頭或布屑，有好幾次浮得很高時，他舉起木槳當頭直劈下去，這麼一來大大的驚動了它們，突然都變得神經質起來，他極力抑制着自己別再就這樣做，要想出一種最有效，長久的捕捉方法以供其永久的需要，他決不輕易放過這一羣無知愚蠢的動物，尤其是當此生死關頭的時候。

現在他所急欲解決的問題是怎樣得到線和鉤，有了這一見了什麼東西都吞的笨魚就不難一一上鉤，木筏上唯一的一根繩子太粗大了用不得，但他把它撕開，再搓成細線，就可以派派用場，等第二步把黃煙鐘裏面的彈簧取下弄彎，就成了一隻尖利的鉤子，心中大喜。首先試以餅乾為餌，這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東西，那知此物完全無用一下子就給海水冲掉，屢試屢失，十分失望，當他弄好了鉤和線時。以為問題已全盤解決不料竟遇到了這樣的大難關，想到他的計劃將歸烏有時心中大感沮喪，他找遍了木筏上的每一個角落，竟無一物可用。但天無絕人之路終于無意中在筏子的外旁發現了螺螄取其肉串於鉤上，看來是大有作爲了，他把線拋水裏，心中跳躍着，良久，一羣魚兒向着餌游來，一魚立刻張口吞食，把線拉得團團轉的，他見了一手提起鉤子，魚兒上了木筏。想不到竟這樣容易，大爲興奮，那是一條棕色的東西，口小，鱗硬，那天他釣了不少，雖然以後它們也學乖些一見了餌總有幾分懼怕，在存糧未盡時他不想就把這些新捉來的魚兒喫掉，用錘子口邊椽把它們切開掛起，第二天他用一小塊魚肉為餌，釣到了一條大魚，幾乎拉斷了線子，那是一條重十磅的小沙魚，活生生的跳躍着十分兇惡，看着那大而利的牙牀，他想倖倖不是在水裏碰到這東西，等將來長大了時爲害之烈更不堪設想，幾乎帶着報復的心情，他把那魚在木筏上摔死。

第二天他把沙魚切開，在海水裏洗着，血和腸肚引來不少小魚，（以後人家告訴他這是鱈魚）愈集愈多。他想了好久怎樣捕捉它們，放棄了未免過於可惜，割成小塊的沙魚又不能吸引他們，但這些東西也都塞透了，死咬着腸肚不放，有的簡直把一整條的腸子吞進，結果弄得吞不進，吐不出，被他連拉帶托上來，以後他想出一種更經濟的方法來釣，不用一整條沙魚腸子做餌，把他切下一小塊縛在線子上，小魚也會上當，用此法隨意可釣多少這是他在木筏上最興奮的一天。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怎樣處置這些東西，隨便棄在木筏上容易腐爛，這使他想起了故鄉家家戶戶的女主在陽台上晒衣服方法，於是在筏子四角的木柱上繫以繩索，再把切開的生魚一一掛上，這樣在烈日下晒了兩天就不會腐爛。躺着仰望空中一排排的乾魚往往使他憶起故鄉，不禁微笑起來，寂寞無聊的漂流生活為之生色不少。

由於目前需要大量的線子，使他對於筏上的餘繩用得更为節省了，他十分小心的撕着，因為這些線現在就是他的生命線，以後他製線的工作愈來愈精巧，愈來愈有經驗了，在指間搓着，搓着，一直搓得緊韌難斷，這也就是他最主要的消遣方法，尤其是在中午前後的大熱天裏。

十·悠然自得的漂流生活

所以再過了三四星期藏糧告罄時他已經有了各種各式的乾魚，實際上捉的多過喫的頗有「供過於求」之勢有時他把剩餘的小魚或無用的魚頭，魚肚，魚尾拋入海裏觀沙魚爭食引以為樂，一如皇苑池魚，但海裏的爭奪戰較之池中更為激烈，生動所以現在魚兒不但是他的「食物」同時也是他的「玩物」。

在大多數的日子裏他都入海游泳，當他能够確定四週並無潛伏着的沙魚時。但他總不讓兩手離開木筏，這是最初步的游泳方法。有時的一手拿著木槩以備應付意外的襲擊。一兩次他的手，腳，被海中怪物的機床似的牙齒噬住了，猛力往下拉，但每次經過了劇烈的搏鬥後他都能够脫險爬上，免遭不測。

由於自身習慣和航海者的傳統生活規矩，他每天都得花些時候把木筏收拾，洗滌得乾乾淨淨，就是在不幸的遭遇中對於骯髒不整也依然不能忍受。

他一高興起來就高歌自娛。那是他過了年青時代就不大唱的幾句戲曲，他反覆重唱着，向着汪洋，天空，海風引吭高歌驅去了內心的憂鬱煩悶，精神為之一振，這些熟悉的音調，詞句把他帶回到現實的世界裏去。

在例行工作與偶而歇息的交替中，不使自己過份的悲觀也不使自己過份的樂觀，數週和數天一樣快的過去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無論在精神或肉體上都更習慣和適合於這種反常的生活，不覺得已經孤另另的在木筏上渡過了三個月。回顧過去他只能見到一連串的日子逐一套上，無法從記憶中個別檢出，瞻望未來對於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現實世界一事，因為他已經等空了多時，實在也不敢再抱多大的希望了，勿作奢望可以使他日子過得容易些，精神上也較為舒適而平穩，現在索性把自己交給命運，它怎樣來就怎樣對付，在魚與飲料耗盡以前總有法子活下去，一直活那不可思議的最後一天……

十一·人智勝天

他現在發明了一種獲取淡水的方法要是天久不雨的話。他記得一次有十幾天不下雨了，他把黃蘗鍾蓋好浸在海水裏，這樣，鍾壁會凝結充足的水份藉以解渴，但僥倖是熱帶的天氣，只有在極少數的例外日子裏，才被迫用這種困難的取水方法來維持生命。

他知道自己的木筏下面有六個浮筒決不至下沉，同時也未曾見到大得足以吞噬他的巨魚，他的身體日益堅強，腸胃因生食而變得和皮革一樣的韌硬，咽喉牙齒也愈有勁力，其心不為任何渴望和顧慮所擾，晚間都睡得很好，所以隨着日子的過去。他也愈相信自己能够繼續活下去，一直到老天高興給他來一個變換。

老天就頂愛跟人家開玩笑。大約飄流了百餘日左右，不知怎的海中魚兒全都變得聰明起來，可沒有一條肯上釣，他用乾魚做餌他們連看都不看的游開，大量的藏魚快要喫光了，剩下來的乾魚都堅硬，枯乾得無法入口。當他咬着最後的一塊彷彿死神就在眼前出現了，心想這隻木筏快要成了他的棺材，兩者又這樣的相像。

然而，皇天不負苦心人，日來他不時看見有小鳥從頭上飛過。那是他以前所未會見過的，它們決不是海鷗只有麻雀那麼大，全身漆黑，頭上有白斑，這就證明了他已經漂近陸地，同時這也可以作為海魚不上釣的最好解釋。如果一切都恰如其料的話，那麼沉船時的早不就溺死偏偏在即將獲之日成為餓殍，實在太不值得，看看頭上的飛鳥，他想現在只有這些小東西可助其渡過最後難關，他智慧尚存，白天決不動手，那是很容易驚動他們的，相反地他倒裝作十分和善的樣子，一直等到黑夜降臨，有十來隻小鳥停在木筏上，多數都一脚着「地」作金雞獨立狀。趁黑暗之際，他伸手抓住他們的尾巴，或被縛起，或被扯斷頸脖子，那晚他捉了四隻別的全都受驚飛遁，先喫兩隻，肉味奇腥，但他很快樂

和滿足的享着受。

第二早他試用鳥肉做餌，很奇怪竟有魚兒上釣，心中大喜，知道自己已漂近陸地了，只要糧食的供給能繼續上去就必有獲救的一日，他仍極力的抑制着，不任自己沉溺於過份的奢望中。

新釣到的一尾魚不經晒乾就吞下去，十分甜美甚至連脊部骨髓都吮食了，魚是好喫，可是以後肚子出了毛病大瀉特瀉（或是因為前晚喫鳥肉所致）。

這時他又發明了一種新奇的釣魚方法，那是把活魚繫於線端，棄在水裏，上下左右的揮動着，引大魚吞食，這麼一來成績大有可觀，不久他又得到大量鹹魚，心中暗喜，比往常更小心謹慎的守望。

了。
不覺又過了兩星期除了不時在空中飛翔或偶而停在木筏上的鳥兒外，再也沒有他可獲救的跡象了。

十二·飛機光臨

一天正當他新獲得的希望因其長久不能現實而低沉，萎靡下去又開始了從前那樣的，死活由他，莫不關心的生活態度時。突然聽見空中隆隆的聲音，這時火傘張空，熱不可當，躺在帆布下面的他連忙坐起，這個熟悉的聲音，使他猛然憶起過去，一看果然不錯是一架飛機，正逆着碧天上的一塊白雲飛過，他急跳起手拿帆布向空中狂揮，這是三個月來他首次見到人類生命的標誌，飛機急速下降。那是一架兩具引擎的水上飛機，終于飛臨木筏上空擲下一股白煙後又高飛遠翔了，他大失所望，但心中猜想也許它立刻就可以回頭拯救，不然，至少也得報告臨近的船隻。至於擲下一股白煙是什麼意思呢？是否即將來救的信號呢？他完全不解。

那天他被一種急切的希望所激動，就是在一天最熱的時間裏仍繼續的守望，而不願躺在帆布下

面歇息。

十三·第二次遇而不救

數小時後，在下午他看見遠處的水平線上，有煙柱上升，真的，那是來救的船隻，一定是早上飛機向它報告的，他凝視着那煙很不耐煩的等待船身的出現，良久白煙沿着水平線移動，但還見不到船身，彷彿仍繼續在水平線上下行駛着，這船一定在尋找他的，但幹麼不就向他這邊駛來，真急煞老夫也！但他實在無法引起船上人的注意，因為他們離得太遠了。

現在又出現了更多的煙柱顯然那是護航隊，它們是一整隊沿水平線上下行駛着，他甚至於可以聽見汽笛聲，但一小時後煙柱消失，船開走了，他再度被棄下和四個月來的海天魚鳥為伴，悲痛欲絕，心想如果老天真的要結束他的生命幹麼不趁早下手，為什麼竟這樣的作弄人家呢？叫人空喜歡一場，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要這樣！

數天以後不時發現空中的飛機，但都飛得又高又遠當然他是沒有被發現的可能，同時他也不讓自已抱着過大的希望，以免再喫苦頭，所以每當飛機消失之時都泰然處之，不再像從前那樣的悲痛了。但是，這些飛機的出現也就證明了他是愈漂愈近陸地了，甚至於是海色也在變換着，一天他釣到一隻紅色的小魚，一種和鮭魚相似的魚類（這時他已經漂近了巴西的阿姆孫河口）

十四·巴西阿姆孫河口獲救

最後一天的黃昏他看見一艘三桅杆的魚船，但離得太遠了沒法引起對方的注意，接着黑夜降臨。翌晨，那是他一生永遠不會忘記的一早，當他在筏上醒過來的時候，一睜眼，看見一邊是森林的陸地，一邊是一隊漁船，幾乎近得一呼可應。此情此景不禁使他熱淚盈眶，終于，終于，他得救了。

他知道在這些日裏自己的生命隨時隨地都可以結束，他所有的希望也可以一死了之，但現在是絕對的安全了，在沉船日子裏所經歷的不幸，痛苦，恐懼，孤獨已經得到了報酬，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他向對方呼喊招手之後，距離最近的一艘漁船開過來，這時他突然記起自己身上是一絲不掛的，連忙取了筏上的帆布圍在腰際，船上三男三女很驚奇的看着他，船將近時，他想第一句說什麼呢？當然他們不懂中國話，於是他說英語，這是他懂得的唯一外國語。

「Good Morning!」他說。

「英國人，英國人，」船上人誤認他是英國人。

「中國人中國人，」他說可是對方不大明白，以後他們拋給他一根繩子，繫在木筏上拉過，一人跳上筏子幫他上船，他在船上向他們畫了一面中國國旗，並指出中國是在東方，可是他們竟沒有聽見過中國！

船上人裝手勢問他可要把木筏曳回，他用了語言以外的最好方法答道：「老實說這東西已經看得討厭了還是不好的。」

在船上睡了三日三夜，終於到了柏利姆（Belém），那是阿媽孫河口附近的一個巴西港口，在他向當地英國領事館報告和送入醫院療養以前先跟一位巴西警官上警察署去，到時，一看日曆上的日子已經是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了，正是沉船後的一百三十三日！

附：一九四七年十月潘濂在白金漢宮接授英皇頒賜 M. B. E. (Member of British Empire) 勳章。

註一：賽得港 (Port Said) 在地中海蘇彝士運河河口——譯者

註二：開普敦 (Cape Town) 在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譯者

我是納粹的俘虜

一．我們碰到納粹武裝商船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們從福利敦 (Freetown) 開往庫拉薩俄 (Curacao) (註一) 途中，船剛駛了三天，上午八時四十五分突然發現了一艘武裝商船，相距不過三四里，無疑那是敵人的船隻，我的船汽笛大響。

我急從廚房奔出——我是個廚子——看看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知道危機已迫在眉睫，連忙喊了大廚阿三幫廚依大跑到船橋下面暫避一下，我生怕敵人向船尾發炮，因為那邊有一尊四·五吋大炮，我們的廚房不幸就處於這個錯誤的地點，當我們三人向船橋下面奔跑時，我看見船長急於放下早餐，叫無線電員發出 SOS 呼號一面命令舵工降下旗子和向對方打信號。

敵輪駛近了，船上大炮清晰可見。船舷發出信號的閃光，我們的船長站在駕駛台上揮手回答。我船不動了，我心也彷彿隨着停了下來。

我們坐上兩條救生船，因為船身過小僅容得下一般船員所以無法攜帶任何東西，這樣我們被命令着向敵船搖去，那是一艘一萬噸的海輪，我們的油船不過四千噸。

我們一一從船旁繩梯爬上。奉命在甲板上面排隊，納粹軍官向我們講幾句話後下令搜身，旁有德兵持槍監視，以後大家操入室內，中英船員被分別關起，事情發生得這樣的快，簡直無法相信我們已經成了納粹俘虜。

一小時後德船發炮擊沉我們的阿其妮塔號，一連聽見四五響炮聲大家心中都十分難受，雖然並沒

有親眼看見。

數小時後大家都十分饑餓，然而「盜亦有道」，此後每天都可以分到一碗豆湯或蕃薯湯，一些麵包，一罐沙丁魚和三支香烟，這實在頗出意料之外，可惜晚間睡地板身上只蓋一張毛氈，未免美中不足。

二·三星期舒適生活·四十日艱苦航程

我們在這艘船上過了三星期，聽見和看到不少東西，這船以後又擊沉兩艘船，我們在室內聽見隆隆的炮響，船上計有六尊大炮，四尊高射炮，二三百名船員，以後捕獲了一艘加拿大商船。幾個德國船員上去把它開往法國波爾多 (Bordeaux)，我們一給了看守幾支英國香煙他們就無話不講。甚至於有時讓我們上甲板散步。在這個偶然的機會裏，我們見到另一艘巨大的敵船。今天升起美國旗明天又掛上日本旗，有時看見潛水艇靠近我們的船補給食糧，軍火，每次都取去六枚魚雷，我想它一定是艘由商船改裝成的補給艦。

三週後我們被移到一艘老舊的油船上面去，我想那也是剛捕獲的，他們把油唧入補給艦後就向波爾多開去，一共過了四十日的艱苦航程，這船完全沒有武裝連一隻炮都不見，只有十一名德兵看管我們。

三·由波爾多到漢堡

到達以後我們的厄運也隨着降臨，大家一上了波爾多就被迫穿上法軍制服，英國船員大怒，因為此舉完全違反國際公法，但他們都被喝令停止抗議以免挨打，四天中每四人只喫到六磅麵包，一星期後我們被移到另一個營房，情狀每况愈下，我一生也忘不了那次坐火車的苦况，我們四十人被幽閉在

密不通風的車廂裏，連伸腳的地方都沒有，衛生設備更談不到，只有在極少數的時間裏車門開啓，到了一站時看守竟不准紅十字會人員給我們送咖啡。

終於我們被送入英人集中營，裏面關着數千名俘虜，但我不知道那是在德國什麼地方？足足關了九個月。

不久嚴冬降臨，冷風徹骨，我們有時被允許挖掘樹根，土煤，在守兵嚴密的監視下生起火來，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我們的肉體和精神也隨着瘦削，萎靡下去。有的人十分沮喪，懷疑自己究竟能否再獲自由或在死前和家人一聚，以後不期而遇的救濟來了，那是紅十字會送到的「俘虜包」，如果沒有這東西我們也許活不到今天，英國紅十字包裹裏有三十種東西，加拿大有十三種，計有：茶，牛油，乳酪，朱古力糖，白糖，罐頭肉，餅乾，乳粉，麥精粉，葡萄乾，魚，肉醬等。這樣生活就過得舒適些。有人發肥起來，我的朋友阿三兩頰高脹，滿面福相，我們在營裏閒談，唱戲，賭博，日子好過得多。

一天德國看守和幾個軍官來，問我們可要出去工作？大家都搖着頭說「不」，我們決定喫飽以後什麼都不幹，以後營裏英國人被迫出外做工，我們知道事情快要壞下去了，果然不幾天，軍官進來點點名，這一回不再問我們高興不高興做，命令每人把行裝分爲三包，帶三張軍氈，排隊操到火車站，上漢堡去。

四·阿三「造反」·蓋世太保彈壓

一到了漢堡，有的同伴被派到貨倉裏扛貨，有的被送上駁船開入內河，也有被送到法國，捷克，波蘭，的工廠裏做苦工，我們上面都有一個狠心德國工頭，他隨時可以叫巡捕來鞭打我們，也可以隨意發給或喫光我們的糧食，總之他可以爲我們決定一切。

我起先被派到一所倉庫裏工作，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我有機會竊取額外糧食，但我友阿三反因喫不飽造反起來。我很奇怪他們竟不把阿三殺掉，在這裏殺掉一個奴隸完全沒有什麼稀奇，雖然阿三這人就頂不好惹。

他本來是在一艘駁船上做工，船長是一個下流的德國人，他喫光了阿三東西，弄得一星期有三天喫不到半片麵包，祇好專喫蔬菜，一天阿三肚子正餓，看見這人無故毆打船上的一個中國同伴，大怒衝過去一拳打得這人兩脚朝天，在甲板上亂爬亂叫，我不知道他到底怎樣打法，但相信這人必受重傷，阿三，提起了此馬來頭大，他是來自華南的一個山國，那邊人人可以扛着二百斤東西，從山脚一直跑上山頂，他們年青時都受到拳術的訓練，中有一法是用手指拔出入木二寸的棺材釘；阿三十六歲時已經件件皆能了，當然這個船長完全不曉得，三名德國水手見了，趕過，阿三再顯身手，一人被擊仆地，兩人溜走，一直到了攜槍的蓋世太保來後才束手就擒。

五．洗掃．開船．煮菜

話分兩頭，以後我被從倉庫移到一個船塢中幹着打掃的雜務，那邊有二十五名中國人我們被關在一間小木屋裏，三餐無肉專喫蔬菜。

在船塢裏幾乎做了一年素食的「和尚」後，我被叫去開駁船。也許因為他們正缺乏開駁船的人同時又發現了我會當過水手。其實駁船和船完全不同。但他們想兩者都是浮在水面上的東西，我們每天在運河裏，從早上九點開到下午九時，到過不少地方。德來斯登(Dresden) 斯德丁(Stettin) 北勒斯勞(Breslau) 等處，以後由水手而廚子，雖然兩者都不是我的本行，老實說不過是個靠天活命的農夫罷了。

做了廚子以後，船長不時叫我上岸到鄉村或市鎮裏買菜，有的地方十分整齊，清潔，恬靜，店員

全是女人，有些漂亮極了，鼻子不太高，不敷脂粉十足健康美，主婦們也都有一副好心腸，她們有時肯把配給或難賣的東西買給我們：但是男的對於外人都十分苛刻，冰冷，在他們眼裏我們都是該死的奴才，在駁船裏比在工廠裏快意，自由得多，晴天坐在甲板上，欣賞河旁秀麗，恬靜，的鄉園，就是在遍地烽火中也不禁爲之心曠神怡。

六．奉命上岸挖掘戰壕．教東歐俘虜作方城戲

在駁船上幹了年半以後，一天到了北勒斯勞突然奉命上岸，出發挖掘戰壕，我是唯一中國人和成千成萬的波蘭人，捷克人，法國人混在一起，壕深七尺，闊五尺；內支以木板，從東德到波蘭，長達數百公里，雖然目前德波邊境戰事暫停，但我們彷彿可以嗅到對方在責什麼，以後連德人也承認這個，一個對我說（這時我已經聽懂一些德語）蘇聯要等英美先動手後再舉進攻。每天成千成萬的苦力和螞蟻一樣的在地上挖掘着，但螞蟻是爲共同的利益而工作我們却爲着共同的不便。

由於語言的隔閡，我無法和這些歐洲人，尤其是東歐人暢談。於是我用竹片做一副馬將教他們打，不久有的人學上手了，一月的某一天我們打得正高興時，突然纔約聽得遠處隆隆的炮響。我們用手豎起耳朵細聽着，果然不錯那是炮聲，當時更感覺地上微震，一個羅馬尼亞人說這是蘇聯砲隊開始進攻。

七．蘇軍西進．英軍解放漢堡

等二天我們被送上火車開回漢堡，這一回的工作是搶修被炸毀的鐵軌，空襲警報一來我老是第一個攢入地洞，雖它們都離開鐵路很遠；到了四月底愈來愈烈，軌道隨舖隨毀，我們的德國工頭也都認爲無須舖得過好，馬虎點不打緊，因爲終究逃不了轟炸，實際上這些日子裏我們並沒有工作。

到了五月一二號，我們聽見炮聲，知道英軍離城不遠，蘇軍在東線進攻了四個月，英美突破西線，現在德土所剩無幾了。於是我們全都不把德國工頭放在眼裏，他們竟做了這麼多時我們的主人。

也記不清是五月四號或五號，英軍進城。一長列的坦克車，鐵甲車，機器腳踏車浩浩蕩蕩開進來，我們幾乎不敢相信俘虜生活已經結束了，一個英國軍官問我：「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我伸手作V記號說：「我是在一艘貴國船隻上服務的中國海員現在要回英國去。」他叫我向離此四里的司令部報到，我先回去告訴我的同伴們，那個看守我們的德國警察竟不讓我們離開，荒唐之至！我們不管三七廿一把他推開，強行走出，老實說大家都想打他一頓，要不是他平時對待俘虜還好的話。

司令部裏的一個軍官告訴我們明天可以到鄰近機場乘搭專機返英，翌晨大家準時到達；但行李過多，只好棄下一部份，貼上紙條交給管理員。

八·返英途中與阿三久別重逢

那是一架兩具引擎，可載三十九人的飛機，我們的命運多好，不但活着回來，而且還有福氣臨空一覽，起先機內十分悶熱升高後清涼得多，我下望德國彷彿在看着一張地圖，阿三就坐在隔位也俯首下視，我無法形容這時他那扁平闊大的面孔上到底是笑還是什麼？

「我末了一次見到你以後，你到底上那兒去？」我終於打破了寂寞的空氣，他被蓋世太保抓去後已經三年不見了。

他似笑非笑的答道：「我也不知道，總之在德國。」

「我以為你被抓去以後就沒命了。」

「怎麼不會，要是我不逃走的話。」他又愛笑不笑的說着。

「怎樣？你逃走了嗎？你越獄？」

「我從漢堡裏逃出，走了八十里，人地生疏，碰到一隊德兵被帶走。」

「他們怎樣對付你？」

「他們不知道我是脫逃，我騙他們說出外散步遺路了，以後他們把我關在俄國人的集中營裏，我和一個俄國廚子混得很好，他給我許多喫的東西。」

「好運氣。」

「什麼好運氣！就差點兒沒有死，去年我生病，病得很重無法起來工作，德國守兵把一桶桶冷水往我頭上澆，一直到我爬起來做工時止，你曉得我今早上這兒來途中發生什麼事情嗎？我就碰到了這個冤家，仇人相見格外分明，我對英國軍官說我就差點兒被這人弄死，軍官說他可以把這人扣押起來，我說這太麻煩了大可不必，我要跟他就地算賬！」喂，過來，過來，Mein freund！」我把他拉到街角打幾拳再踢幾腳！」

九·久違，久違

數小時後到達英國，機場上有盛大的歡迎，護士們把毛氈覆在我們背上接着遞熱茶，香烟，無數少女向我們微笑着，我覺得這四年來在德國受苦已經得到了補償。

場外奏起軍樂，飄揚着聯合國國旗，終於在千紫萬紅，五色繽紛中找出了祖國的一面，久違，久違；我非常高興見到你！

註一：Freetown 西非的一個海港——譯者

Curacao 荷屬西印度羣島之一，離南美委內瑞拉沿岸四十里——譯者

護航隊遇敵記

一·暮色蒼茫中敵艦出現

是一個晴天正值落日時分，我們的船離開了哈利發克斯(Halifax)（註一）十天，火紅的太陽還依依不捨的逗留在西方的水平線上，好像它自己也在冬天的海面上浮動着，射出千支金箭，海天一色，水波不興，眼前一切彷彿也都預備給人們的安息，我正下了班從餐室出來，一腳踏上海板，忽聽見一聲炮響，嚇得六神無主，在這些大西洋上恐怖的日子裏大家都提心吊膽，隨時隨地可以被這種可能的行爲所驚，我們猜想，那一定是潛水艇作怪。

『潛水艇！潛水艇！』我的一個同胞受驚大呼，接着我聽見空中一陣尖銳的嘶聲，好像汽車突然煞止時發出的，舉目一望，一道火光從頭上呼嘯而過，掉在海裏，浪花四濺，我們都知道此刻自己的處境是再壞也沒有了，無一事可爲，祇好把自己交給命運，你試想看一隊三十七艘的油船，可沒有一隻軍艦甚至於快速艇衛護着怎行？

隨着第一炮之後，是一聯珠的發射，彈雨傾盆而下，空中滿是呼嘯和爆炸聲，落在船隻之間激起水柱高達數丈。

在炮彈來處的水平線上，出現一隻龐然大物，輪廓清晰可見，是一艘巨艦。黑黝黝的兀立在夕陽的餘光中顯得那樣的神祕和猙獰，像一個憤怒的邪神向海天叱咤，風雲爲之變色，我們的油船隊彷彿就攔在它的魔掌裏，毫無生望，我的同胞還當他是潛水艇，一位職員說這是「俾士麥號」。日間我們曾被一架飛機光顧過，「俾士麥」！聞其名如雷灌耳，我心中咀咒着，同時也感到了這個大名的致死

的魔力。

我們一隊裏的大炮也逐一發射，那四·五吋的大炮隆隆作響，顯然我們的回擊完全無效，人家的炮火強得多而且處於我們射程以外，終於三十六策以走爲上策，祇好停止射擊，水手們在甲板上奔來跑去，忙着放煙幕準備脫逃，每船都升起白煙，和煙囪裏吐出的黑煙相混，對方的射擊毫無間斷，無數的炮彈在空中呼嘯着，第一艘船被擊中了，接着第二艘，第三艘……有的中彈起火，有的傾斜下沉，船員棄船逃生，炮火的閃光，發火的船隻和被激起的浪花，水柱，傾刻之間把一副恬靜和平的圖畫淪爲狂瘋可怖的慘景。

我站在船尾給嚇壞了，我的右邊是一艘領隊的武裝商船，不時向我們發出信號的閃光，她名叫「Jarvis Bay」，一艘大船，只有一隻低矮的煙囪。全身漆成深灰色，看過幾乎是全黑的，數天前她忽急急向我船的左舷開來，領隊前進，現在她的大炮怒吼着，一面發號施令，叫我們散開，她自己則轉身西駛和敵艦決一雌雄。像一個母親不顧一切危險衛護着受傷的愛兒，我們看她轉身向敵艘直駛，煙囪吐出濃濃的黑煙。發炮時船身劇震，和變更航程時船尾激起白浪，我們的船則轉向相反的方向開去，更多的船隻中彈起火了，別的也無法停下來救生，大家各奔生路，誰也救不了誰，我們沒命的奔逃着，完全不顧他人的命運。

「五帝！來到這麼遠做甚？（註二）！」我的同胞們站在身旁凝視着，大聲咒罵。

「我們要離開這裏」我故作鎮靜的說着，雖然自己也被嚇得兩腳發抖，生怕被擊中下沉。

再過二十分鐘或半點鐘左右我們消失在重重的煙幕裏，看不到剛才的一切，但仍不時聽到炮響，炮彈爆炸得這樣的猛烈，閃光彈幕而出！但我們的增加速度急急駛開炮聲漸漸低沉，稀落下去，這也就是說我們離開危險的中心愈遠了，我們逃……逃……逃……

我十分高興我終於脫險了，我來西方當海員時並沒有想到要葬身魚腹啊！我不過是出來見見世面

。我對媽說一年後就可以回來，我很清楚的記得一年前離開新加坡的情景……

二·死裏逃生·追敘往事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三日的早晨，他還在維多利亞學校上地理課，正想着他哥哥的一位姓譚的航海朋友告訴他許多西方國家的情形，關於倫敦霧，紐約的摩天樓。高架鐵路，巴拿馬運河的水閘，澳洲的羊羣……愈想愈感到自己遇圍的乏味和無意義。就從那早起他忽發奇想要週遊世界，隨着時間一秒的過去他的行志愈堅了。如果他真的要走的話還有誰能够阻止他呢？要是無人制止那麼幾天以後他就託身浮宅了，再過了數週或數月足跡踏遍亞，非，歐，美，就在上地理課的一剎那間他的願望變爲決心。

午飯後他向老師告了半天假，騙說是父親要他到店裏幫忙，先上那位姓譚的朋友家裏，以後兩人同往輪船公司請求加入當海員。公司裏面的人事科主任說他年紀太輕，還是回校繼續讀下去的好。他聽了幾乎要失望得暈了過去。一時也想不出答辯和說服的話，只能夠抑制着自己不使哭出來，退出以後一個公司裏的跑街說如果他肯給兩磅，這事就可以辦到，他終於花了兩磅，那人給他一張一位老海員的卡片，名字是「李同江」此後一帆風順沒有經過任何的詢問，留難，簽了合同，這樣他就成了一個海員預備當夜出發。他的希望終於實現了。「李同江」本人是位久經風雨的老海員，他呢？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十六歲的毛頭小夥子。

他回家整理行裝，一面告訴媽說他要走了，當然他不能不告而別，把剩下來東西全都送給弟弟，這孩子非常高興的收下來，他自己的東西裝了一箱，多半是白襯衫和短褲，但姓譚的告訴他世界各地天氣並不都像新加坡那樣的四季常夏。於是母親給他一套哥哥穿的藍嘍嘍衣服。做母親的十分傷心，他講了許多安慰的話，說一年後就可以回來，雖然心裏明白這次合同的期限是三年，他收拾行李時

百感交集，不過在早晨打定主意，現在就快要離家了，但他所有的夢想即將實現，明天遠渡重洋，數週後歐洲，美洲，就呈現在眼前。

當晚在碼頭的輝煌的燈光下，母子揮淚而別。下半夜船開行了。他不自覺地離開了自己所熟習的星嘉坡和學校的童年生活。……

三．領隊船中彈起火．德方無線電廣播

我們一隊的船隻全都散開了……我的船獨個兒的開着……逃……逃……兩旁的海水被沖開來，船過去了還剩下一層白沫像一條向後通過昏天黑海的大道，我們不再放煙幕了，砲聲也愈輕微，稀落下去，我站在船尾凝視着這條通到遠處的「大道」，心想那邊中彈起火的船隻究竟怎麼樣了呢？船沉下去，船員還在海裏漂流着，要是全都救了起來有幾個可能活着？凜烈的海風，迎面撲來，我把衣服拉緊「這一回就差點兒見海底龍王去。」我和譚說，心中充滿着不愉快的思想。「我們的好運還沒有走完呢！」他半當真半玩笑的答着。

船後的「大道」在月兒上升時被照得銀白雪亮的，大自然又發射了它那無生命的光彩，只有廚房裏的氣味和手錶上發出青光的長短針（六點十五分）才把我們喚回日常的工作裏去。

突然遠處一聲巨響，不一會空中升起五花十色的火星，一位軍官說 Jarvis Bay 中彈發火了。兩點鐘前我們還看見她那麼勇敢的轉身向敵艦猛撲。

晚上德方無線電廣播說我們碰到「希爾上將號」三十七艘油船中有三十四艘被擊下沉，我不相信這個數目。「要是真的沉了三十四艘恐怕我們也不在這裏了。我們即使有運氣但決不會這麼好。」我們十分高興這次脫逃成功了。但大家暗中祈禱着別再給「希爾號」或它的附屬物追縱。希望我們能够儘早靠岸卸下那一萬噸汽油。

海面上閃着燦爛潔白的月光，我們還要五天才可以到達藏在北海雲霧裏的英國。

註一：哈利發克斯 (Halifax)：加拿大靠大西洋沿岸的一個海港——譯者
註二：「五帝！」閩語：即「魔鬼」之意——譯者

壞蛋

一．兩個黑炭

你可記得中國足球隊左翼前鋒飛毛腿陳黑炭這人嗎？此君大名在祖國成千成萬的球迷中真是誰人不曉那個不知。以後他加入了空軍，聽說在「八一三」一役轟炸長江敵艦時以身殉國，記得一九三六年作者和他在柏林阿林比克村同房兩夜，但我現在所要說的「黑炭」倒不是這位而是另一個姓徐的中國海員，兩人長得一模一樣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還當他是球場上的那個「黑炭」，老徐也有同樣的黧南海烈日晒成橄欖色的皮膚，華南沿海人的扁平獠鼻。和精壯結實的軀幹。

他有一付深棕色的眼睛，闊肩高頰，面孔上印着深刻的微笑，譏刺着這卑賤的人世。他是個十足壞蛋。你看得出那雙充滿着作劇的眼睛與天生的叛性，他所以壞那是因為只有這種生活方法和處世態度才是出乎本性而毫無半點虛假如果他試去做一個「好人」，那就完全是違反了天性矯揉造作，結果必弄巧成拙越來越糟。

但他只是一個壞蛋，沒有事情比這更壞了。

二．十九喪父流浪新嘉坡

他生在薩刺瓦克(Sarawak) (註一)兩歲回籍到閩江(南中國萊因河)沿岸的一個村落裏，八歲再去薩刺瓦克，他的父親在那邊經商，他在學校裏常常破壞校規，功課一概不管，除了他高興讀時。他不願對手是個多大的孩子，只要心血來潮，總要動一下手脚，他常常這樣的作弄他們。不久就連最

大的孩子也甘拜下風，他覺得自己的精力過於充沛有時須強烈和大規模的發洩一下，年長的老師恨他。年輕的忍耐他，女的愛他，於是他繼續填下去。

十九喪父，他上新嘉坡去見見世面同時也想給自己開闢一個新天地。但那邊可沒有一個朋友，誰都不認得，但不久就交一位，這人常常問他借錢，那是他從薩刺瓦克帶來的一筆款子，不久錢給借光了，他很煩惱但並不憤怒，一天向那人討錢，那人和他的三個朋友把他撵出去。

「你懂不懂這個」那人伸出拳頭來問問他。「不懂！」黑炭冷笑着說：「也許以後……」說時遲那時快黑炭揮拳。一分鐘內擊倒兩個，一位眼旁黑成一圈。另一位鼻孔出血，其餘兩人看見警察來了，拔脚就跑第二天他再去討時，錢已經放在桌子還他了。

在新嘉坡流浪了幾個月，他厭倦了，可找不到一件工作，大个子，壞脾氣，誰要？

三·從新嘉坡到利物浦

一天他在一艘油船上簽了合同當舵工，他所以簽這個合同並非特別喜歡出海的緣故，那是因為他實在厭倦了流浪的生活……他也不問自己現在幹的是什麼……隨便什麼都行，總之聊勝於無，在船上他一整天睡覺船長不管他，他也不顧船長。

以後他又轉到別艘船上工作，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船開上麥爾西河到了利物浦，他對此地並無好感，以前見過許多比這更好的地方，新嘉坡比這好，上海更不用說了簡直好幾千萬倍，不但衣，食，住，行，件件舒適，且有犬馬聲色可娛！

四·黑炭打警爺捉將官裏去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是利物浦中國海員最好的時期，同時也是最壞的時期，他公司裏全部的數百

名海員因要求加薪不遂罷工，結果反被停止支付，但獨有黑炭這人滿不在乎，他一點也不煩惱，他剛領了薪水，反正現在袋裏有的是錢！

四月一日下午一點，有百餘名中國海員聚集在克利夫蘭方場上(Cleveland Square)上，準備列隊



到輪船公司請願要求提高待遇，我們的黑炭也混在裏面但他對這事並不熱心，他所以在那裏完全是偶然的。數分鐘後來了一隊警察動手驅散羣衆，黑炭上前與之論理，因為這一羣海員中他英語講得最漂亮，他對警長說這純粹是海員和公司裏面的事情，由雙方自行解決好了。

他們並非藏心搗亂，不過是要求加薪，用不着你們警察來管！那個警長聽不入耳，黑炭對他非常不滿，他那熱帶的暴烈性格快要發作了，他那黑炭的朋友頭部被擊出血，這可惹起了他的無名怒火，撲過一拳擊在那個打人警察的下顎上，應聲仆地，四個警察趕來他溜走了。

大批警察開到，驅散的羣衆又重新在畢特街(Pitt Street)集合。黑炭在那裏被抓了出來，被七名警察圍住，他以一敵七大打出手。不料正和一個警察在地上滾着扭打時冷不防頭後挨了一下悶棍。不省人事，醒來時，發覺自己已關在警車裏，途中狂踢着車門。口中大嚷大罵，做出各種怪聲，當他

靜下時，看見車中坐着四位同伴他全都認得的，四人呆呆的望着他，他們毫無理由被關在這裏，有一個不過是過路的，他覺得這些人都很笨，無事喫官司，一點也不痛快，比起他來實在渺少得多，又發怒了，再當着衆人前面把車門重重一踢。

五．領事館派人保出．中國海員最後勝利

第二天他和別的同伴們由中國領事館的人「每人」付廿磅保證金開釋出來，一週後法院開庭，警察當庭指出他是主犯，他非常高興得到這個意外的無上榮譽，庭長注視着他，他也向對方掃了一眼，全不當他一回事，末了他以毆打一名警官，三名巡警之罪科以兩磅罰金，他覺得這很好玩簡直可以值四磅！

同年四月廿四中英協定在倫敦簽字。每月中國海員待遇增加七磅，二磅是薪水，五磅是額外賞金，黑炭心中感到溫暖。

六．放下拳頭就地求學

以後他忽下了決心要專攻醫學，在這個國家無論讀什麼都有極大的困難。醫科更不用說了。第一資格不够，他沒有入學證件，第二無錢，第三他不過是個外國海員並無長久居留的權利除非在靜候輪船啓錠或假日中，但他全都不顧這些困難，想讀就讀，第一先着手準備入學，他覺得數學最叫人頭痛，化學，地理蠻有趣，沙翁的 *Macbeth* 一劇好極了。他又常常往見利物浦大學 R 教授，討論各項問題，在這位好心腸教授的熏陶下他那熱帶的暴燥，濃烈的性格爲之沖淡不少，對於世物不再那樣的敵視了，同時感到人生也並非完全無趣。

註一：薩刺瓦克—波羅洲英國屬地

失掉了一條腿的海員

一· 敝姓周

那天早上他來時，作者的辦公室裏已經站了十餘人，房裏總共不過四張椅子，不夠坐，所以有許多人祇好站着，他非常有禮貌的立在門口，撐着手仗，一聲不響，儘可能避免引起任何叨擾，我看見他支着杖，腿部僵直，就請他坐上一張唯一的空椅，「謝謝你」他說着面上顯出光亮的微笑，他移近椅子 Creak！一聲坐下。

輪到他時，慢慢的跛到我的桌子前面，他穿得十分小心拘謹，不像別的一般海員那麼炫眼奪目，一套筆直的藍色衣服，雪白襯衫，深藍領結，他那被晒得焦黑的面孔上發出溫暖，那雙棕色的眼睛明亮而寧靜，脣間發出一絲笑意。

「貴姓？有什麼問題？」我照例問着。

「敝姓周名寶大，有一件小事要麻煩你。」他現在一手撐住桌旁的椅背上，身體斜倚着。

「請坐」我說，他把手伸到右腿旁，又聽見 Creak！一聲，像門上的鉸鏈或鐵門被移動時的聲音，現在他的蓋膝彎曲了隨即坐下。

「你斷了腿嗎？」我問。

「他們給我一條木頭的，不大好，如果辦得到的話我希望能夠換條新的。」

「我想這不難，但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
下面就是他的故事了。

二·印度洋遭遇日艦

我是 Autolyvus 輪上的二廚，但忘掉了日期只記得那次我們在加爾各答的一條河中開了三天到印度洋，在海裏又駛了一天，我正在廚房裏預備下一頓飯時，突然汽笛大響，我知道事態的嚴重，心裏躍跳着，我們趕上甲板一看，大驚失色，水平面上出現三艘侵入的日艦，只聽見轟然一聲，每人都沒命的奔向救生船地點去，我趕下順手抓了兩件救生衣，就跟同伴們奔上頂層甲板，邊跑邊穿着，上去以後聽見一聲或數聲爆炸，接近我們的救生船被轟得粉碎，我跌倒了，一枚炮彈或船側鐵片衝上甲板，跑在我前面的兩個朋友被大塊彈屑擊中要害，踏地而死，我極力試着要爬起來，到剩下的救生船旁邊去，但實在無法動彈，我的腿部麻木了，毫無感覺，我伸手去摸他時，始發覺破裂的褲管上大量流血我聽見棄船信號，我這時極力試用兩手向前爬着但僅僅爬了數寸再也無法前進，可沒有一個人幫我，最近的一隻救生船已經吊出放下，我再用力爬着，但疲乏不堪，十分失望的躺下去。餘船全都離開了甲板迅速放下，一剎那間滾動着的滑車，繩子都停止了因為所有的救生船都到了水面，開始划行，甲板上寂然無聲，我的心由失望而絕望，在悲痛欲絕中我感到已經這樣的接近了死神彷彿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裏去了，忽然間的靜寂和數分鐘前被人聲，炮聲，火聲，鬧得亂紛紛的甲板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在這首次的靜寂裏我方見到那是一個晴天，蔚藍的天空裏浮動着一朵朵白雲，溫暖的大陽直射在甲板上，除了我和死亡的同伴們外，可沒有一個人，我看見他們躺在血泊裏，我的右腿血流如注，不敢再看他了，這是第一次炮響之後日艦暫停射擊，好讓逃生者儘速離開，要是再來一次的話我就沒命了。我想現在只有數分鐘可活，索性解下其中一隻救生衣，當枕頭靠牆，這是我對命運的挑戰！我想到家裏的妻子，好在他們還不會知道今天的悲劇但我也禁不住要下淚，這時我的思維突然被又一陣的轟擊聲切斷，「末日到了！」我對自己說，不料甲板上始終安然無恙，他們的火力集中在船底

和船側的水線上，要一下子把它擊沉，我覺得衆炮齊發時船身被擲了起來，就在這第二次轟擊以後，湯鍋爆炸，甲板被圍在水蒸氣裏，我感到四週熱氣騰騰，船身很快的傾斜下去，接着又是一聲轟響，船底開了一個洞，甲板斜度更大了，我的腿血順勢流下，和我兩個難友的血合在一起，這時甲板已經斜得直豎起來了，最後我滾下來，一手抓着船欄，欄子翻入海裏，我也隨着下沉，我急急放手，賴着救生衣得以浮上水面，一瞬眼看見整個船身高樓似的豎立水面，又忽然翻身沉沒像一個下坍的建築物，我也隨着這一般旋渦被捲入海底，鹹水衝進鼻孔，嗆吧。窒息欲嘔，我想那時自己已昏迷不省人事，沉入深處了。以後又完全清醒。再度隨着救生衣浮上，我感到右腳作痛與溫和的太陽晒在頭上，雖然我很高興現在還活着，但我想最後終難免一死，於由身體疲乏不堪和不斷地流血，我知道自己不能長久留在水裏的，幸得有一艘救生船還在出事的水面上遊弋着，一直搖到身旁時我才發覺，四五隻手把我拉上來，其實在我和許多被旋渦捲入海底的船上碎物又重新浮上水面時就被他們發現了，我也還記得船上的人說：「他還活着！」

三·漂流三日又三日穿過不毛之地

此後三天可以說是事後最難挨的日子，在海裏搖了三日始到達最近的一個印度海岸，我們上岸的地方是無人和不毛之地，行三天，才有住家的地方，途中我躺在船板上被抬着走，腿部痛得凶，有幾次暈了過去腿骨已斷，懸掛在皮肉上。以後在醫院裏錫掉。

四·他換了一條新腿

「這一條木腿不大行嗎？」我問着

「壞透了！我想一定是個笨拙的木匠做的，膝彎的地方太鬆了，無法長久站立，我是個廚子怎好

坐着，所以我自己又給裝上了一隻鐵栓，雖然還是不太好，但那是很有用的。」他很得意的拉起褲子給我看看，在上腿和下腿之間的膝部上安著一隻普通的鐵栓，他站起時把膝部門上，這樣就可直立不屈了，要坐下時再開起栓子，可以自由彎曲，所以坐立時只須伸手褲外把栓子往上或往下移動就行了。

「我聽說這裏有很好的金屬假腿，我可以有一個合適的嗎？」

「這不難，我給你直接寫信給醫生請他設法一隻」

「很貴嗎？」

「這用不着憂慮了，政府可以代付」我說他微笑着，我順手寫了一封介紹信交他，叫他往見醫生，「我把這封信交給醫生嗎？」「是的，他可以代你向撫卹部接洽。」他站起，門上膝部，用手杖拐到門口，又回頭問道：「我可以在英國開一所咖啡店嗎？」

「如果你能够得到一張營業執照的話就不成問題，但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先弄到一條新腿再說。」

「謝謝你，裝上新腿後再見。」他點著頭，戴上那頂天鵝絨的帽子再隨手關門。

附：以後周君非常滿意他的新腿，但我却無法給他弄到一張咖啡店營業執照。

數個月後他在利物浦開起一月咖啡店無照被傳，當局知悉他的經歷後，僅在名義上科以一磅罰金了事。

我覲見英皇

一．我和大不列顛皇帝握過手

我姓王，已經過了卅年的航海生活，現在他們都叫我「海驢」，從前則呼爲「海狗」，那是因爲現在我太老了，一切都趕不上年青的一代，看看我你一定會覺得我正像一隻老的海驢，你斷不會想到我會和大不列顛帝國皇帝握過手，但我確已幹過，這是多麼值得我子孫紀念的一件事。

一個皇帝，尤其是統治着那麼大的一個帝國的皇帝竟這樣的瘦削，他身上可長不出一兩餘肉，在我的想像裏他一定滿身肥肉，倘不，至少也應該是個關大渾圓的人，這樣才像一個皇帝，我也猜想他必有一撮鬍子，但聽別人說那是他的父親，現在的皇帝是個年青的人。

我們一連準備了好幾天上皇宮去，一共三人，一個是我的同鄉福建人另一個是鄰省廣東人，此行是去接受不列顛帝國勳章因爲我們會幹過在我看來完全微不足道的事但他們都說不列顛帝國勳章是一種非常榮譽的獎章只有建過奇功的人才可以賜與。我所以受獎那是因爲一夜德機來襲我用沙土撲滅十四五顆落在貨船上的夷燒彈。

二．遍地烽火憶中秋

那晚船靠在碼頭旁邊修理，突然德機來襲 Wow! Wow! Wow! 像夏日黃昏稻田裏的大蚊子，很快的空中閃耀着各種的火光，高射炮打上去，飛機上的機關槍回下來，交織成一片火網，像八月中秋花炮，煞是好看，接着爆炸彈呼嘯而下，着地時轟然一響，山崩地裂！夷燒彈最妙！掉下時像果實

落地，走近一看通體光明，一如電炬，開始燃燒時，又是一番景象，一端開啓發出花焰向四週亂濺亂射，像「梨花炮」，我不怕，叫幾個人幫我用手沙土一下子撲滅了十四五隻，這時空中和地上的機關槍猛射着。但在我們聽來都不過是中秋爆竹，全不當它一回事，結果無人受傷，但我們剛撲滅了夷燒彈後突然一顆爆炸彈落在右舷上，貨船幾乎要翻了一個身，我生怕被壓在這艘一萬噸的龐然大物下面。倖倖沒有這樣快，我們還可以從容上岸，攢入防空壕悠閒的抽着烟。

三· 劉姥姥進大觀園

那晚事情對於我們彷彿是一場「中秋夜之夢」，但一般英國人認為這是未曾有過的勇敢行爲。大爲我們的勇氣所感！不久聽說英皇將親手賜我勳章。是的，就是當今皇上了，但我總不大相信一直到我應召上倫敦的皇城時止。

觀見之前我須在宮廷禮部受到頒章典禮的訓練，他們教我不要大踏步的走向皇帝，要走得慢，走得直，走上時不能直視他的面孔，到達以後，別站得太遠，也別站得太近，最重要的是在他沒有伸出那高貴的手和我握手時，我千萬別冒冒失失的先伸出我那卑賤的手來。末了受章以後不能立刻就轉身背向着皇帝逕自走去。我須先退後兩步再行，唉喲！這麼許多規則簡直叫人記不清，但我不願在許多高貴的外國人前而出醜，我盡力學習，一週後我對於這些動作已經很熟悉了，我非常高興。

我們在皇城裏的幾天備受優待，我須說有的地方實在過於浪費，也像丈母招待女婿一樣。一位有教養的人帶我們到各處參觀，包括動物園，博物院等，上中西菜館大喫特喫，由他付賬，這麼許多高貴排設，壯大的場面，繁複的禮節，對於一個海員是何等的陌生！

最後的一天到了，我們坐着汽車向皇宮開去，聽說皇帝在時，宮廷前面的廣場上必升起一面大旗，他離開後就降下來，我們十時四十五分到達，那面旗子正飄揚着，想起他今天特地在等候着我們，

心中十分不安。

宮廷的建築巍峨雄偉，四週盡是廣袤的草地，內部不用說更壯麗了，地上大理石，光滑如鏡，地氈柔如被褥，作深紅色，牆壁作金黃色，大廳和走廊旁邊站着大理石像，有軀幹魁梧的壯士也有膚如凝脂的美女，一絲不掛如貴妃出浴。壁上懸掛巨幅油畫，記得有一幅是皇上本人在印度接受各邦主，番王的貢物，走廊兩端各置彫花巨瓶一隻，高及房門，觀其式樣，色彩，可知是一般古老的國家進貢來的。宮中衛士身着紅衣手持長戟，直立不動，走路時則挺着胸膛像鴨子。

在舉行受章典禮以前略進茶點，由文武官員二人招待，我想他們的地位一定很高，兩人都十分殷勤的招待着，雖然我們不過是極平常的中國海員，數千人中的一人，他們的殷勤使我心中感到溫暖。

四·頌章典禮開始

最後在宮庭前面開始頒贈勳章，皇帝站在石級上，我們在下面排隊靜候，先由司儀一一唱名，終方喊到了我的名字，我向前走，一切都照着以前人家教我的做，我的步子不太長也不太短，不太慢也不太快，到時，不站得太遠，也不站得太近，受章以後不立刻就背向着他，我可沒有出半點錯兒，因為我始終能够保持鎮靜。

我看見皇帝身着全副海軍軍裝，袖子上的金圈比我們船上的任何船員都多，他舉起右手把勳章掛在我的胸前，口中喃喃的講幾句話大抵是讚揚我的勇敢，但太深奧了我聽不懂，他講完後我反覆重說着：『皇上謝謝你，皇上……』末了大家握手。

我退下來停在一位身穿紅衣的宮廷官員指給我的地方。

我忘不了英國

一·再會吧！英國

我是極少數的現在服務於協約國船隻上的中國職員之一，我是個無線電員，最近五年在往來北大西洋的丹麥，挪威，和英國船隻上工作着，有兩艘我坐過的船已經沉入海底了，後者是一條挪威油船，十分美麗，完全是簇新和現代化的，在船上我有一間精緻的小房子，裝置一具橙色棹燈和幾隻柔軟的墊子，同時更集了些書本，以供暇時求知，和消遣之用，站在救生船上看她下沉，安能無動於中？此後四年我往來英國不下十餘次，在你們裏面渡過了好幾個月，現在我又要離開英國了。或者再回來，或突入第二戰線永不回來了，在這些戰爭的日子裏誰能料到？在我將長期離開或永不回來之前，讓我告訴你我對於貴國所生的感觸，那使你的國家成了我自己的永久一部份。

我在這個國家所過的日子是忘不了的不單因為我們所經歷的這些年頭是歷史上最重要時期同時也因為就我個人來說，這幾年的確是我一生中最重要和最深刻的日子。

我十九歲來現在已經廿五歲了。

回顧過去在英國所過時日，宛如寂寞和無盡窮旅程裏的一個翡翠的山谷或沙漠的一片綠州，途中我一整天頭上搭着耳機。呆坐不動像電椅上的一個死囚靜待末日降臨。

二·首次登陸大失所望

一九三九年我的船首次開抵英國，在東倫敦靠岸，是三月裏一個陰霾的禮拜天，由於以前遊過

許多你帝國各地的名都大城我懷着滿腔的熱望，幻想，和好奇心趕上岸去，一睹這『萬都之都』的丰彩，不料大失所望，什麼『豁然開朗如夢之初醒』這些字句你全部配不上，一里又一里潮濕濕的道路，荒涼，冷落的街道在愁雨裏顯得慘白，偶而一兩個孤獨寂寞的行人慢吞吞的踱過，連車子也都沒精打彩鴉雀無聲的爬着彷彿這個世界裏僅僅住些暮歲衰老的人，他們的思想是空虛，頹喪和悲哀的，這是個什麼樣子的世界啊！我想，何等的荒涼！在那裏，以我的年青，時間，和袋裏的三十磅金錢竟弄得走頭無路，無一事可爲！最後爲了挽救我的心靈我和一位同事失魄落魄的踱過一家電影院，看了一部好幾年前的老早在上海看過的片子。

三．英國對我漸漸顯示了魅力

但隨着時日的推移，英國漸漸對我透露了她的魅力，記得在此後不久的一個禮拜天裏我在北威爾斯踏車，六輛自由車以每小時廿里速度沿斯諾敦尼亞山徑而下，北威爾斯全境都在我們腳底，山旁金雀（花）盛開。遠處可見盎格爾栖島，愛爾蘭海。還有卡那豐堡在夕陽的餘照裏金光燦爛，一到了夏天英國就成了個大公園。我記得同年七月，又是個星期日在劍橋，那時我仍繼續漫遊英國各地，下午搖上滿是船隻的河流，黃昏再搖了下來，在那純粹的不可摸擬的英國夏日黃昏裏，空氣中震盪着鐘聲鈴響，同舟一位戴鏡，脚着帶履的青年對於中國過去歷史的熟悉着實令人吃驚，他變成一位老練的演說家，第二天邀請早餐，這使我們可以談到更多關於中國的事情，他對於我國家常識的豐富比我在英國上岸後從對方所交換來的更多。

在一度的震駭和興奮之後我急欲「教育」自己對你作進一步的觀察，因此我也得知一些你們不便的地方，這對於你恐怕比我自己將引起更多的煩惱，因爲我不過是個旁觀者罷了，那是，有許多街道在半路中突然無緣無故的換了個名這對於一般行人是多麼不便，還有在漫長的火車旅程中乘客們相對

無言，可沒有人開口講半句話，死樣的沉默！一直到每個人都給對方悶死而後已！雨點打在窗外；裏面的玻璃上濛上了一層水氣，它已經不再是透明的了，但見窗外的影子搖幌着往後退，陳舊而模糊。……還有街上的電車，公共汽車，來時總是護航隊似的一大連串，把候車的乘客看做潛水艇，還有排隊，排隊，排隊，什麼事情都得排隊，要是把他們連成一線，我想可以繞世界數週，還有表格，表格，表格，什麼東西都得填表格，要是把它們從德國擲下，我想至少可以遮沒了半個第三帝國，斷絕所有交通，足夠結束戰爭。

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在日子的消逝中我對於你的國家也懂得更多，過去從你海外的「帝國臣民」口中聽到關於你們對於世界和遠東的態度，但我第一次來到這裏時對這也還是一個悶葫蘆，這使我們作一次從利物浦到蘇格蘭的 *itchiking trip* (註一)，這次一共三人我是唯一的中國人，夜半三更在戰時黑漆的街道上。摸索了一小時後終於闖進了一家私人旅館，睡眼惺惺的店主出來給我們預備好了一切，他對我說：「你是中國人，我們的一個盟國，」第二早餐桌上每人前面都放着一隻特別大的雞蛋，他又對我說：「你是個中國人，一個勇敢的協約國，你的人民比誰都受到了更長久的苦難」我聽了非常慚愧，因為有了我這個中國人所以到處都可以佔便宜於是同伴們推舉我為途中的「公定敲門者。」

一年前的午夜我坐車到孟撒斯特，街中交通停止了，我一手拿着提箱，一手拿着一包廿磅的食物，徒步向一個叫做 *S* 的地方走去，一位青年也是搭這一班晚車來的，他和我並肩而行，且助一臂之力這減輕了不少我的負擔，我們邊走邊談着，一直到了他家門口，那是在車站和 *S* 途中，這時已經晚間二點，他進去把一家人都喚醒，請我進去，茶預備好了，麵包果醬，餅乾全都拊了出來，我也開了一罐頭果子，這在途中是一個大累贅但在這個茶會裏却成了無上妙品。以後誰也不願上床去，我一

直坐到快要五點鐘了才走，我覺得燈光下的英國比白晝美得多。

這位青年名叫約翰，他的雙親叫：「且爹，媽媽，」妹：叫瑪利亞，他們都不過極普通的英國人，你可以從這樣普通的名字和稱呼中看出。

五．你最惡劣的日子

我也永遠不會忘記在你國家最黑暗，惡劣的日子裏與你共患難時的經歷和感觸，一九四〇年的夏日，德國轟炸機羣從南方沿岸來襲，飛在無雲的碧空上，機尾放出白色水蒸氣，在熱空中沸煮着，炸彈落下地面劇震，窗門碎，碎，作響。「這一下很重，你還要一杯茶嗎？」我的倫敦房主說。

在攝政街 (Regent Street) 我看見凱旋而歸的噴火式和旋風式飛機三九成羣，由領隊機作各種翻身飛翔的表演，羣衆凝視着天空，突然不約而同的齊聲歡呼，比在任何場合裏都雄壯而熱烈，雖然像我這樣的旁觀者當時還不懂得這個勝利的意義，但在稍後的日子裏終於領會到了。

六．威爾斯親王號沉沒倫敦市民面有難色

過了年餘的一個下午，正當珍珠港事變以後在 Regal 電影院旁的一家報灘的黑板上寫着英國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新聞：「克敵號及威爾斯親王號沉沒！」許多人圍着爭購「標準晚報」「晚報」「星報」，每人心中都有難言之隱，雖然並沒有強烈的表示出來但我看得見無形的眼淚，聽得見無聲的哭泣，一羣年方二八的女生買了報紙，呆立不動的圍着閱讀，口呆目瞪，不知所措，彷彿得到家中噩耗，驚駭，悲憤，過度反沒有什麼表情。此後我才知道這般皇家海軍裏最值得誘炫的巨艦，她的榮譽和所有，俱屬於國家同時也屬於人民的，晚間九點人們創痛稍定後，我的房主說：「現在海軍着實也需要防空。」

七· 憶喬治

我碰到了許多皇家海軍人員，其中以喬治給我的印象最深，他今年廿三歲比一個一百歲的人到過更多地方，他是一艘武裝商船上的炮手，管着一尊四·五吋大炮，這艘朽舊商船每小時行五哩，戰時到過世界每一個角落。

像我這樣是過着航海生活的人就頂討厭聽「海裏故事」，但一次在多維亞他母親的酒館裏禁不住要聽他講的，那晚他一遍又一遍的講述着許多有聲有色的故事，一次他的船從澳洲開往波斯灣途中有一個月可沒有見到半艘船形，在一個大霧的早晨，忽然一隻船猛衝在他的船頭上，差點兒兩艘都沉了，原來他的商船無意中駛進個迎面開來的護航隊裏面去了……

此外還有許多途中碰到俯衝轟炸機，潛水艇，魚雷艇……的故事但喬治的慧腦裏也並不只是裝滿了這些鷄零狗碎的見聞，他對於政治經濟問題也都有廣泛的興趣和獨特的見解，一年後我們無意之中在一家利物浦的酒館裏碰面，他正暢談着政治問題，坐在天主堂的牆影下，午夜後，除了偶而一兩次的過路行人和車子外，萬籟無聲，我們高談闊論着，在煙霧粉香和酒氣裏渡過了一夜。

喬治和許多我碰到的像他那樣的人，使我知道皇家海軍裏人比船更爲重要，他們也像船艦那樣的強勁有力，鋼打鐵鑄的！

八· 你的舞場和跑狗場

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有時使我驚異不置，一生也忘不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在英國跳舞，我彷彿還看見那位坐在票廂裏女郎的一雙驚訝和不耐煩的眼睛，在東方的舞場裏照例每跳一次舞就給舞女一張票子如果要多跳的話進場時就得購買一大疊票子，

我第一次來時完全不懂得你們的規則，我看見每票賣半個銀幣（二先令六辨士），我給了她三十先令，預備跳十二舞，不料她找只給我一張票子，找來一磅七先令六辨士，我說我要十二張舞票。

「幹嗎？」她問

「我打算跳十二舞。」我答。

「你拿着這張票子隨你高興跳多少？」

「跟誰？」

「你喜歡誰就跟誰跳好了。」

「真的嗎？」

「這裏是個自由的國家，你可以隨便跟你喜歡的人跳舞。」

真的，你只要買一張二先令六辨士的舞票可以跟隨便跟什麼人跳個通宵。一點也不貴。

你的「狗」比「跳舞」更叫我驚異不置。一個星期六下午在白城(White City)一長列人在等着開回的公共汽車，在我們前面有個賭客喃喃不絕的訴說着。要是他在一次買了「4-3」就可以贏一大筆，可惜買了個顛倒的號碼，這時站在我們後面的一位長個子，滿面春風，有說有笑。跟誰都打招呼，看樣子他不是一個天生愛說話的人，但這時怎禁得住呢！他贏了廿五磅！「每隻狗都有它出頭的日子，不是嗎？今天我贏，明天你贏，後天他贏，我知道自己的運氣終會來的，你也不至永遠都落空，我不是說過了嗎？每隻狗都有它出頭的日子！」前面那個人不置一詞。儘管喃喃不絕的發牢騷，完全不理後面那位興高采烈的賭客，接着那邊又來了一句：「上次誰贏？你嗎？」「不」這邊冷冰冰的回他一字不知怎的顯得更沮喪了。

在這裏極深刻的表現了你的個人主義，各人只顧自己的事情，發展到最高峯時就連踩着人家的腳趾也還不覺得，一個身着藍袍青褂的中國人在攝政街上行走時必引起一番騷動，但如果叫他星六下午

到白城來走一輪沒有人要看他。

在這裏成功和失敗專靠着自己的腳根，手腕和運氣，如果你輸了可沒有人同情和憐惜，要是贏了也不會有人來分享你的榮譽和利益，這純粹是你一個人的事情，隨你高興怎樣去辦，在這裏如果你贏了你應知道什麼時候再注下去，什麼時候該走了，要是輸了你更須知道後日應如何再奮鬥，下去，在這裏你學得了生命的奮鬥和賭博。

我以為中國人是世上最負盛名的賭漢，不料英國的賭博却叫我吃驚！

九．愛民如子

我雖然不過是個來到你國家來的訪問者但有一次在一個意外的遭遇裏得和你的政府接觸，終於在我的記憶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一個人在東方看慣了政府對於一般遭遇不幸的人民，不聞不問，無關痛癢，將大爲此事而驚異，雖然從一個西方人看來那是再平常也沒有了。

一九四一年我在利物浦把一條法蘭絨褲子交給洗衣匠濯洗，不料我旅行回來以後店子變成了個炸彈穴，我立刻向有關當局請求，叫他給我想辦法，在一張申請書上寫明理由後交進去。以後我們領到一張購買證和一磅七先令六辨士款子，再買條新的，如果這事發生在一些別的國家裏，一定會發生革命，因爲這實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他們將認爲什麼事情都可以幹了

十．購帽記趣

這使我在離英最後一週中作一次帽市巡禮，我從前那頂可愛的帽子不幸與挪威油船同歸於盡，所以領到褲子之後打算再購買一頂新帽，我在一間帽店裏逐一試過，先揀了頂深藍色的戴上，對鏡一照「這頂不錯。」我說：「不行！」櫃台後面的店員說：「顏色太暗了和你的面色犯了沖你是黧黑的」

我再換了一頂灰色的戴上：「這很好，就是稍寬些。」「不合，簡直大得多，你的還要小。」我在失望之餘隨手取了一頂「安湯尼，艾登」，鏡子裏的我變得不倫不類起來，「我戴這頂怎樣？」我問，「四不像！」他說：「這不是你戴的。」以後我又試了幾頂都不合，他勸我還是上隔街一間帽舖裏試試看，這怎叫人相信是拿翁譏之爲「店主國」(Country of shop keepers)的一個商人呢？

當我回憶這麼許多事情和我懂得你這樣清楚時，我怎會忘却英國呢？當我見到你所有的美麗，怪誕時叫我怎禁得住要愛和笑英國呢？

所以我將再度離開你的海岸時，我將回顧英國不但把她看做莎士比亞，克倫威爾；邱吉爾，蕭伯納的國家同時更是約翰，喬治，瑪利亞，摩尼，詹妮，這麼許多我平日所喜愛和稱讚過的人的國家。還有格拉摩爾的湖，劍橋的鐘聲；白城的個人主義者，和一個地方當你的褲子被炸掉了後從還可以白領到一條新的。

註一：hitch-hiking trip...不花錢也不一定坐什麼車舟的隨遇而往的旅行。——譯者

我們上岸以後幹什麼？

一．夾纏不清

你問我，我們上岸了以後幹什麼？我說不多，在人地生疏語言隔閡的洋鬼子世界裏實在沒有什麼好做，儘管你怎樣地努力去摹擬和適應他們，結果你和真實的事物愈離愈遠，這麼一來陌生的你就立刻被當地人察覺，他們把你當做一個完全失去了理解的人，這個假設可把你置於非常尷尬的地位而得不到別人的憐憫和關心，他們一下了這樣的臆斷後就更進一步認為你的耳朵恐怕也有點不靈須靠近大聲呼喊，連這也失效了時，他們就想那麼一定是你腦筋處於些微的喧亂狀態裏，雖然這是一個絕大的錯會，和事實真相相去過遠，但當你凝視着他們那雙直瞪着的碧眼時真的會覺得自己的思想裏彷彿有鬼似的。一弄到這個地步最好的辦法莫過回家歇息去，我自己常常這樣做，也常以此規勸別人。所以我說在外國實在沒有什麼好做。那邊事物是這樣的怪誕。

二．西方世界廣而不大

但無論如何，我們海員常常有上岸的機會，船到了總也得上去，雖然是在外國，更何況陸地對於一個人究竟比海水更為適合，造物者只給我兩條腿在地上行走可沒有魚兒身上的鰓鰓看但在水裏却大有用處的部份。

西方世界在我看來可謂廣而不大，無論你的船開到天南地北去，你不會碰到表兄弟實生，依古就會碰到李梅，阿三，阿四或其他親戚朋友，他們正在那邊吃東西，抽煙，喝酒，或談天說地也像我們

上次見到他們時一樣，四月或半載的離別宛如昨日，他們很高興的款待着你也像你款待他們一樣，當然大家錢都花得差不多。

但是在那些日子裏我們壓根兒就不曉得船要開到那兒去？所以我們全都不知道旅程的盡途在何方

，船一啓錠就開，開，開，東西南北天邊海角，只要在到達目的地的前數日——此前我們已經費盡心機猜想着——船長才讓我們知道明後天將到達好望角，格拉斯哥，紐約，孟買或一個我們從未到過的地方。

如果是個陌生的地方我們就想着它究竟是什麼樣子？可能碰到別的同胞或嗜嗜家鄉住着嗎？但如果它是紐約的話，我就想到紐約！那高入雲霄的摩天樓，四十二街的中國市，我想李森



可在那裏嗎？譚光，明大呢？五個月前我們在那兒過得多好？

如果它是利物浦的話，我就想到利物浦！明晚船一下錠我就得上岸找丁怡去，向他討回十五磅，媽的！這個賴債不還的流氓！同船良明必想着他的叔父可住在納爾遜街的宿舍裏嗎？他一定還在那兒，這人上次在途中的工作記錄很壞公司叫他滾蛋！現在居然在岸上做起生意來了，你看運氣多好？昌

梅必猜想着他叔父那家俱樂部開得怎樣子？或且關了門嗎？

西方世界，像我剛剛說過的，廣而不大，不在此必在彼，不在彼必在此，船一下錠我們就趕上岸，不用經過特別許可除非這人行李包括全船的四分之一貨物！

除了看朋友外——那多半你請我，我也回請你，繼續不斷的請來請去，大請特請，而且排場却很闊綽，我們海員一上了岸就頂會花錢——我們有時到各處看看，因為既到了外國總得去看該看的東西，或享受各種外國式的生治和娛樂，所謂：「杯盃必飲。」

三．洋水手喝得爛醉

西方的世界儘管有許多缺點但我得承認並非完全無趣的，我必需說在有的地方生活是非常的快樂和生動的，有好幾種娛樂的確在家鄉是不大見到的，但外國海員好像一直就不會有過高尙感，他們一上岸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喝個爛醉再說，無論是到了孟買，合利法克斯，紐約，格拉斯哥，都一樣的喝得醉醺醺的，一醉就幹了許多荒唐事，講了許多不堪入耳的下流話，只有在極少的清醒時間裏才偶而上舞場，電影院或遊藝場一溜。然而若以在我們文化裏長成的習慣嗜好，或一頓豐餐之後來一杯清茶的文雅，悠閒的生活態度看來我所知道的這許多西方玩意兒中能文質並勝者百不得一。

我們也飲酒但不喝得爛醉，只覺得一股氣往上沖，喝酒不是頂好的事情但也不是頂壞的事情，因為我們在船上幹着艱苦而單調的工作後須得以調劑，我想你一定同意我的話，但跳舞呢？——實在是一種過於曖昧的玩意兒了，我想當我解釋之後你必能同意，雖然在一般嗜之若狂的後生小子聽來簡直是耳邊風！

四．我反對跳舞！

第一我反對跳舞，那是因為它從始至終都會使你感到忸怩不安，於萬目睽睽之下摟抱着異性，在我們的社會裏是絕對不能許可的，古書裏面不是說過了嗎？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如果連一本書都不得在兩性間遞傳，那麼廣庭大衆中互相摟抱成什麼體統！我得承認自己的一次「羞遇」，當我首次到外國的時候，由於好奇與無知也會幹過一次，真是羞澀得不知所措，到了以後我竟冒失的蹀了別人的脚，撞碰着每一對舞侶。

另一個我反對跳舞的理由是因為在舞場黯淡的燈光下，往往不知自己所爲何事，再者西方的女人與其說是水速勿寧說是山刺，西女宜於遠觀不宜近視，遠而望之如玉如藕近而察之若針黹若松皮，無一是處。

最後但並非最不必要的理由，我所以認爲跳舞是最曖昧的玩意兒那是因爲西洋的音樂雖然有時很不錯但多半都像鬼叫猿啼！你身體上無論其爲可控制或不可控制的部份，連頭部都不能例外，緊跟着那急速的旋律狂舞時彷彿全部脫了出來，那簡直是發了瘋或洋鬼附身！

五·千篇一律的電影

除了喝酒，跳舞之外在西方最普遍的玩意兒就是看電影了，當然這我們也有，但由於習慣及語言的迥異西方電影往往毫無意義，看一次就夠了，兩次實在多餘，除非戰事影片裏許多好看的打仗鏡頭外，我覺得他們電影用中國話的「千篇一律」來形容最爲恰當，我想這不是由於他們的製片家和他們的爛水手無分軒輊就是因爲他們的文化根本就缺乏了是非，正反的觀念。那麼我現在就指出來給你看西方電影的千篇一律，開頭總不外是一男一女互相幹着不大正經的事，把兩性間應有的慎重，清白，全都拋到九霄雲以外去了，因爲猥淫本來就是西方文化的中心。所以最後除了男女公然在觀衆的萬目睽睽之下，雙方以四片「淫唇」吸在一起外再也沒有第二種結束的方法了。

六·孩子氣的樂園

另一種在西方常見的娛樂是上樂園或遊藝場去，那邊的玩意兒應有盡有，意思是叫你儘管幹你所高興幹的，玩你所高興玩的，隨興之所至只要肯花幾個銅銜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來一下，你可以用皮球贏來香烟，玩具，騎上木馬不斷地旋轉着，到黑漆漆的魔窟裏兩分鐘內就歷遍了十八層地獄，再從一架機器的小孔窺進，可看三分鐘電影，當然不出你的所料多半都是荒謬絕倫的，或且坐在一張懸着的椅子上，升到屋頂那麼高時突然以驚人的速度下降，可把你嚇得魂魄飛散！但是我所最愛幹的東西要算是一種他們叫做：「電氣摩托車」的玩意兒了，我覺得別的都過於孩子氣，只有這一種經驗是很有用的，因為開車的人就是你自己了，即使一向沒有開過汽車，只須學一個下午就行，實在也值得破費去獲得這樣的經驗和知識，因為我相信如果一個人能够在樂園一塊狹小地段上的十五六輛汽車裏開着而不至撞碰的話那麼一旦在大道上駕駛時更能應付自如，最後一次我在那裏租一輛玩了三個鐘頭，我能够從容避開三四輛同時向我駛來的車子，旁立洋人莫不嘆為觀止！當然他們不知道我是成竹在胸，一本正經的幹着，因為我聽說國內有許多公路正在築造，或設計中，將來「學成歸國」大可作為！但是如果純粹以娛樂眼光看來則未免過於傷神損力，只有這一般不知文雅，高尚為何物的洋鬼子才玩它，我已經好久不再到那裏了。

我現在已經給你量過西方娛樂的寬狹長短，並逐一指出為什麼裏面大多數的玩意兒很難叫我們玩了而不感到討厭和格格不入。

所以你問我上岸以後幹什麼，我說，不多，因為你在国外實在沒有什麼可做。

觸霉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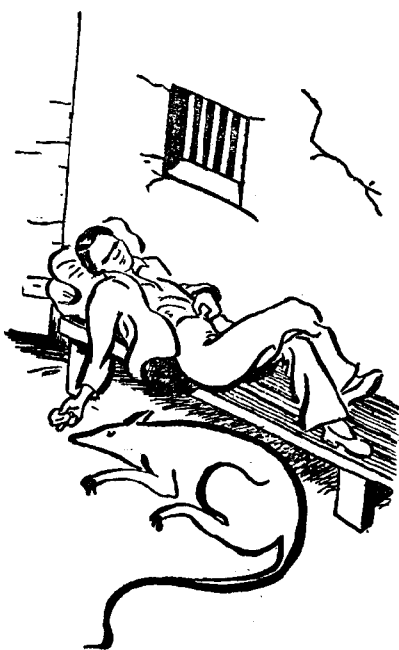
一·歷遍西方名獄

我眞也不知道出國以後到底觸了什麼霉頭，在古老祖國的三十年中我從未見到和嗅過監獄，更不用說被關在裏面了，但自出海以後短短的是五個年頭裏我這個失去了祖宗庇佑的一文不值的狗命除了從這個監獄再關到那個監獄外無他事可述。我現在幾乎可以引以自豪自己會嚐過西方所有名獄的羹湯，去歲年頭我被關在庫拉薩俄(Chiracao)(註一)獄中，下半年夏季，我在紐約監獄，他日又從英國獄裏出來，呀！眞不得了，關一年就像過了半生似的，他們給我們什麼喫的？淡泊粗糲的麵包，紅茶，還有一種他們洋鬼子叫做(Cheese)(乳酪)的東西，誠可謂天下之至嗅！像我們這樣文明開化的炎黃子孫腸肚怎經得起如此長久，無理摧殘！都是因爲食不對口把我們弄倒了，有時真的覺得「大去之日」爲期不遠！在我們故鄉裏有句諺語說：「有死罪，無活罪」：但是這些洋鬼子們壓根兒就沒有讀過四書五經，你和他們說什麼？

但是美國監獄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我須講句公道話他們確確實實把我們當做人看待，我被關在厄爾力斯島的監獄(Ellis Island)(註二)七個月，至於犯的是什麼罪連我自己也不大明白，往往是許多事情同時發生，總之，被別的一般連對於自身行爲動機還摸不着頭腦的人們牽纏了，例如上次我在英國監獄被關了一個月，僅僅是因爲也像我的同胞一樣一聽見喧嘩，吵鬧的聲音就馬上圍着看熱鬧，這回我的朋友們要打三副，正破門而入把他從房子裏抓出來，因爲他不肯把他們到紐約前三天購得的「千粒雞蛋從鎖着的冰箱裏拿出，海防隊立刻趕來維持秩序，因爲有些職員生怕出亂子立即通知他們

，他們認為無疑的我一定也加入這次騷動，等我們到了聯合王國以後，大大的吃驚起來，大家全被押上察警審判所受審，審判官問我們沒有打三副，我們都說沒有，再問我們有沒有搗毀他的房門我們也說沒有，審判官問我們誰先動手，我們說一點都不曉得，末了他講了一連串討厭缺味的洋話後，說如果我們全都不曉得，那麼關一個月再說，以後我從許多有關方面得知我們的罪名是「犯上作亂」，犯上作亂呀！

二·紐約自由神下的監獄



那麼現在再回頭講到美國監獄，我在前面說過了，那邊的情況很不同，你的船開入紐約時候可會見到岸旁一個高舉火炬的石人嗎？我們的監獄就在這一尊石像下方了。在我的七個月並不十分難過的監禁中我不時凝視着它，那使我回想故鄉破廟裏的偶像但這尊洋菩薩比較和顏悅色些。你說洋鬼子不迷信嗎？他就比我們迷信得多，不然，我問你，幹嗎豎起這麼大的一尊菩薩！

我在那裏被關了七個月，和廿餘位同胞在一起，此外還有二百個左右東洋人也同時關着，他們都很下流，狡猾，幾天後我發覺了，有一個東洋人很想和我們交談，他用盡了方法來引起我們的注意，

我當然不理他。兩方獄室都通到同一遊戲室裏，我們都在那兒遊戲體操，但是白種看守想我們中國人和他們日本人不宜混在一起免得亂子，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之間的感情很壞互相卑視，所以當我們被帶出遊戲室時他们就退出，關起，或且他他們出來，我們就關進。

一天我在遊戲室裏悠閒的散着步時，一個東洋人在鐵窗後面喊我，這個地方對這野種是再適合也沒有了，他操着英語對我說：「來！我有話跟你講」恰好那天我投骰子贏了興緻很好，暫時屈就一下，趨前和他搭訕。

我問：「你要什麼？」

他說：「你懂不懂享利溥儀？」

我說：「溥儀？你的公公？」

他說：「我們日本人，你們中國人，同文同種。」

我說：「什麼？你們日本人下等得多，我們把你們起禽獸裏開化出來的，你們反打我們，恩德在那裏？」

他說：「我們不想打你們，我們要打白種人，都是白人使我們相打。」

我說：「別管白人，白人是白人，天地之間我們最恨的就是你們這般東洋矮子。」

他說：「我們做生意人只想和你們做生意，並不想打你們。」

我說：「你說你們不喜歡打我們，你這狡猾矮子還想賴嗎？廿一條件？九一八？宣戰？」

他說：「我們宣戰？哈：哈：我們一向就不會宣過戰。」

我說：「你不宣戰那麼我肚子何至作怪？你們不打我就用不着出海討生活，不出海就不會關在這裏，我不被關起來就不至喫這樣壞的東西，不喫壞東西肚子就不會作怪，你給我帶來許多煩惱，許多煩惱！」

我的一個同胞喝道：「閉口，你不是不是一個中國人？幹麼和東洋鬼搭訕？你們談着，談着，待一會兒警察還以為你們兩個黃人要造反起來了，閉嘴！」

真的，和日本鬼子談話是不太好的，他們是這樣的蠻不講理！

註一：Ouracao：荷屬西印度羣之一，離南美委內瑞拉四十哩——譯者

註二：Ellis Island：在紐約——譯者

我又回到海裏去！

爲什麼我又回到海裏去，這就需要一點解釋了，你試想看現在海中潛艇威脅是這樣的嚴重，我在岸上已經住半年了，幹着十分輕易的工作，我所做的是每天早上把一筆款子存入相隔不過三條街的銀行裏去。星期日帶幾個我們的人看足球賽，有時和他們坐着汽車去農場，工廠，在那裏我們都受到殷勤的招待，還有對一般人微笑着然後再加以款待當他們來到我們福利社的時候，我是那裏的一個同事，但我不是——一個善於微笑的人像上一位人被人殺害了的同事一樣，我可不懂得他那一套笑面逢迎，鞠躬如也，我却常常發笑，因爲這個世界對於我是這樣的不調和，滑稽可笑，因爲我們和西方人混在一起完全是同床異夢，但有時偶而闖進別人的夢境裏去，大家不約而同的碰面了，大爲駭奇！我是受過教育的對於兩方面都能够瞭解，說到我的職業，就是我才告訴你的那個小差事，每年可得二百磅薪金，誰都不能說壞的職業呀！沒有海裏的危險，不用憂慮，也無需大清早就爬起來更用不着在黑暗，寒冷，雨風，裏守望齋。

像我所告訴你的，我已經得到一個輕易的職業。

那麼我爲什麼又回到海裏去呢？回到海裏去面對着戰爭的禍害？忍受無窮盡的緊張，驚駭，夜半三更鈴聲一響我們就得迅速準備避開潛艇的襲擊，戰戰抖抖的看着護航隊裏的一艘船中被炮彈擊中或看着一艘油船在熊熊的火光裏下沉，你要知道嗎？我並不是一個在岸上逗留過久被警察強迫回船的海員，不是，完全不是，我老早和有關當局講好了，他們允許我繼續住下去，除非我把自己的工作糟塌了，只有一個傻瓜和笨驢才這樣，我全都不是，那麼我爲什麼又回到海裏去？別人情願付十磅留在岸上，我不是別人我是孤光，孤光決意再回到海裏去，現在讓我告訴你關於孤光的事情，這就是我自己

了，爲什麼我又回到海裏去。

我的父親是一個中國海軍上校這比英國的海軍上將更罕見，因爲中國的艦隻很少比起瑞士的海軍來實在也不大多少，我的父親不過是一艘炮艇的艇長，我記得艇前一門大炮，艇後一門大炮，兩舷又裝着幾門較小的炮，船身漆成灰色，我喜歡看見兩三艘泊着，當我在夏日假期中上船和父親在一起時，以我現在的常識來判斷，這艇大約有六七百噸左右，大炮不過四吋而已。

我五歲時就看見開炮了，那是一個夏日的黃昏炮艇泊在虎門，我們全都坐在甲板上納涼，夜幕慢慢的籠罩下來，這時我們突然發現了一艘飽帆的木船，鬼鬼祟祟的從遠處駛過，我的父親疑心他們是海盜或走私商人立即下令開炮，當船舫的一炮發射時，我怕極了，緊抱着父親的腿子，嚇得哭不出聲來，船上連發三炮，一彈中的，木船負傷逃入黑暗的別的防區裏面去了，我老是想着這船究竟是不是運載海盜或私貨呢？以後我的胆氣也壯了起來，海戰就成了我晚間上床時的一部份故事。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我開始了航海生涯的第一步，我在香港的一艘荷蘭船上簽了合同，當一名舵工此前我從未做過海員，更不用說當舵工了，我一點的航海經驗都沒有，我也不知道那次怎樣幫着別人把船從香港開到利物浦去。……想像着藍色的太平洋，在那裏我站在駕駛台上轉舵前進，想像清綠色的加勒比安海，在那裏我又站在駕駛台上轉舵前進，想像着青黑色的，灰浪四濺的北大西洋，在那裏我還站在駕駛台上轉舵前進……凝視着天際的一朵浮雲，或破碎的雲塊，……轉着，對着，轉着，對着，……一直到這船週遊了一個世界！

在海裏幾年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雖然我們在學校的地理課裏得知荷蘭比我們中國小得多，但你無論在世界何處都可以見到荷蘭的船隻，世界每個港口都飄揚着他的國旗，但偌大的中國竟無半艘船隻在大海裏行駛，在我到達的許多西方港口上，從未見過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我頗爲此事羞恥，爲什麼我們一隻船都沒有呢？我們也得有巨輪在大洋裏往來着，我要使中國成爲，不但是一個陸上的大國

，同時也是一個海上的大國，我們都屬於年青的一代應負起重建祖國的責任，我要訓練自己，當我們還年青的時候，學習我們所應學的，在海裏戰時比平的可以學得更多的東西，所以我決意再回到海裏去！

人海夢

一·迫婚

昨夜我回到中國去，我會在那裏渡過童年時代，家中喜氣洋洋彷彿在慶賀着什麼似的，案上點着兩支紅燭，不時聽見室外劈拍的爆竹聲，大廳牆上滿掛着紅緞賀聯，別的家具也都鋪上紅緞子，女人們個個穿得紅冬冬的，裙子上的刺繡光耀奪目，我看見她們的三寸金蓮從曳地的裙緣露出少許，我認得站在最近是我的大姑，人家都說她穿得最標緻，房子裏滿是親戚大約有百餘人左右，有的已經十年餘不見了，但又都很自然而然的碰面，因為在這個場合裏他們必至。

我很奇怪，今天到底是什麼事情呢？是我祖母的七十大慶嗎？或我父親的五十壽慶，還是別的什麼喜事？我總弄不清，這時突然一位少女滿頭珠飾，由許多人擁着，從後房走出，我懂得這是結婚。新娘生得怪漂亮的，在頭彼下顯得十分羞澀與恆惴不安，她可不是住在北城的劉家二小姐嗎？但新郎是我家的那一位呢？大哥已經結過了婚，弟弟年紀還小呢！

我很沮喪因為一直就無法打開這個悶葫蘆，沒頭沒腦的在各間房子裏打轉着，總希望有誰能夠讓我明白，爲什麼我一個人被蒙在鼓裏？顯然這事有點不常了。

在後廳我看見有人在弄雞麵，這很不錯，我一向就頂愛喫。他們正把地上的一大缸雞麵一碗碗的盛起來，我上前看看誰在那裏管着，這應該是我的老媽子的事情了，這時有人欠身向缸裏添麵以後站直，手裏捧着滿滿的一大碗湊近嘴吧，是一張熟悉的白而大的面孔，我的一個遠房兄弟，他凝視我大笑起來，我不禁打了一下冷慄，恍然大悟，原來是我結婚，我本人就是新郎了。

我感到十分狼狽和不安，爲什麼他們不把事情告訴我呢？硬要叫我娶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甚至於連通知都不通知，荒唐之至！他好像完全不曉得這種方法老早過時了，我們在民國裏活了卅餘年，我有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觀，我不是爲着家族的傳子接孫而生存，至於孔子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完全是套話，我可不管！他們不先通知是不是要藏心欺騙我呢？或者他們已經告訴過，我自己忘記了，還是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這時我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乘機偷偷的溜走，就是當婚禮進行到最高點時，我站在椅子上講幾句話。溜走是比較容易的，但未免過於胆怯，後者一條是一個稍有自尊心的唯一方法。一個人必須爲自身的主張而起，我試想着要說什麼好，可是我的思路十分紊亂，腦筋失去了作用和膠水一樣的黏凝着我記得平日自己對於婚姻及兩性間的關係都有堅定的，獨特的見解，但

現在這些都到那裏去了呢？所有瞭如指掌的條理呢？我極力思索着，終於一無所得。如墜泥潭。

我的哥哥站在梯頭，默默的看着我，「什麼事？」我問：「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這是你的結婚？」他說。我結婚？幹麼？幹麼是我結婚？」我說，他默無一語，「我要使他們吃驚了」，我激動的說着同時感到了反抗和勝利：「我要立刻溜走或站起來講話了」他還是不說話，默默的看着我我感到十分

沮喪與莫知所措。連親如骨肉的哥哥都不能瞭解我，他爲什麼變成這樣子？那完全不是從前的他了！房子裏人越聚越多，空氣十分沉悶，紅燭上的火焰跳躍着，升起一條長長的黑煙，爐裏的熏香裏鼻的升上天花板，我意識到時間是一分一秒的跳躍着過去，我須把握住它，乘機臨走，或當進行婚禮時在長輩前面站起對他們演講。但站起以後說什麼好呢？我可想不出半句話來，我的腦子也還是和膠水一樣的黏凝着。我覺得很糟，我心上感到壓迫，我覺得更糟了當我看着許多親戚的面孔時我不但感到沮喪而且開始憂慮和不安了，我知道我將使他們大失所望當我宣佈，我不要結婚時，他們已經渴望和準備了多時却被我一筆勾銷新娘會想什麼呢？女家一定要大興問罪之師！

人叢裏起了一陣騷動，我知道站起說話的時候近了，但我要說什麼呢？我的腦筋打着結子似的，可想不到半句要說的話來，我斷斷不能站起以後呆若木鷄，那是無意義的狠狠的，如果一聲不響，乖乖的接受了婚禮那就未免過於可恥，這不但是我一人的失敗，同時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失敗，這樣我將失去了自尊心，一個人是不能失去自尊心的，這麼一來他將陷於絕望，將毀滅了他自己，我必需站起講話，無論結果如何我非站起不可，時候到了，我突然感到苦惱恐怖和神經質起來了，我要說什麼呢？我要說什麼呢？我要說什麼呢？爲什麼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我的官能突然叛背了我！

二．一覺醒來置身萬里域外

慢慢的，漸漸的經過了沉重意識我聽見哀叫的空襲警報，自己彷彿從濃熱的液體裏浸後出來，我感覺到頭下柔軟的靠枕，一剎那間完全清醒了，感到一陣子輕快，我知道現在是一九四一年四月，我是泊在英國貝根哈德一艘貨船上的，職員，明天船又開了，再來一次橫渡太平洋。

船廊外的燈光瀉進房子裏來，我曉得天還沒有亮，下次值班時刻是早上六點，夜明鏡上青光閃耀的長短針正指着四點，還差兩個鐘頭。我又將開始了單調，寂寞的旅程，向着快樂，豐滿的紐約伸展

開去。

「WOW！WOW！WOW！」德國飛機又來了，多討厭！然而這是可慰的因為現在生命的目的，快樂和危險都變得真實起來，可沒有夢境裏的無形沉重的抑壓。

得慶還生

一．一點兒運氣

要是我沒有那一點兒運氣的話，恐怕今天也不會在這裏告訴你這個故事了，我是個中國海員，他們叫我「阿林」，當然這並非我的名字，不過是人家隨便的稱呼罷了，我覺得這簡直有點褻瀆，所以只有在一些粗俗的場合：例如在船上書押或處於一般不能深切瞭解中國語文之藝術的俗人裏面才用它，我的正式名字是林子平，够之「阿林」當然文雅漂亮得多。

現在我是一家飯店老板，有人說我店裏的中國菜全歐第一！我也絕對相信，但是我今天所要講的故事和這月店或我在岸上的其他工作，完全無關而是一個海裏的遇險的故事，這是我們裏面數千人會經碰到的，有數百人就是因為缺了這點兒運氣永遠不能回來講了，這在戰時是司空慣見的，但對於個人無論如何就算不得平常。

二．廿歲喪父開始航海生活．過日本感慨萬千

我小時很熱心要受一點教育，但我的父親不讓我上學校去，他說這太不經濟了。一面要出學費一面還得花錢另顧一個人代我看店，我覺得這是一個無可挽回的損失，我們在福州的一條狹小的鬧街裏開一井小小的綢緞店專賣江浙絲綢，眼看自己的前途就斷送在這個刻板無聊的日常工作裏面去。十分沮喪。

廿歲喪父．母親和我把店子賣掉回到離城五里的鄉下去，由於青年的生命活力和理想，我頗感內

疾不能伴着風燭殘年中的老母在鄉下久住，我非出來見見世見，嚐嚐世味不可。

民國廿四年我和幾個朋友上香港去，兩年後遠東戰爭爆發。我從未料到以後竟釀成世界大戰，弄得烽火遍地，因為那年在香港無事可做就上了怡和公司的一艘船上工作，直開日本。

在那些日子裏中國海員只要是自願冒險才准許在日本上岸，因為這裏是敵土，我們在岸上瞪眼細看一切，但什麼東西都不買。

不時往來中國與日本之間，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日本一切都上了軌道，有系統，秩序好，現代化的工廠，軍備，更不必說了，再回頭看看中國，相形之下不禁叫人倒抽一口冷氣。

我們也在日本與加爾各答之間往來數次，一回船開出日本時，我看見一艘日本運輸艦，船前掛着一幅巨大的白布，上書：「戰士英魂」船上不知有多少盒灰骨，他們對於戰爭和人類的將來會發生何種影響？我站在甲板上默默的想。

我不願再駛日本了，一九四〇年坐一艘藍煙齒公司的船到歐洲去，同年四月在貝根哈德(Birkenhead)（註一）我加入了世界最大油船隊裏的一艘船上工作，船裏很多地方都由我同胞看管，此後十四個月中油船到西印度羣島不下十餘次，我是船上的二等膳務員。

三．離直布羅陀六天後被潛艇擊沈

一九四一年七月廿六日我們的船離開了直布羅陀六天，晚間十點我正在浴缸裏洗澡，忽然轟然一聲，船身劇震，電燈全滅，頓成黑暗世界，我知道這是潛水艇的襲擊，連忙抓了褲子，襯衫匆匆跑上甲板，我赤足在滿是玻璃碎的地上奔跑着，腳底被割出血，但在萬分的緊張中也不覺得痛，我幫着別人放下救生船，大家上船後第二枚魚雷又擊中了油船的另一旁（右舷）三副急從繩子上溜下，這時空氣裏充滿了強烈的火藥味，隨即第三枚魚雷立即發射，幸得我們都在左舷，但也被水花濺得滿頭滿身

，我們知道這艘油船已經完了蛋。

一會兒潛艇浮上一看又潛了下去，我們的救生船奉船長命令集合起來時發覺有一人失蹤，那晚各船就靠在一起，大家都十分緊張，一夜不眠，我現在總算獲救了，心中略感安慰，但也知道可有一天能够在茶餘酒後的談笑裏，把這次遭遇原原本本的講出來給大家聽，我們現在置身於數千里的大西洋外，船底有個小孔海水不時漏入，大家輪流着把水屏出，我被割破的脚部浸在水裏痛極了，船長命令大家在船旁守了一夜。他也還希望船裏空着的大油槽可以使它浮上來。

四·最緊張的七天

第二天黎明，油船已經翻了個身，僅露出一小部份的紅色船底，海水打在上面浪花四濺，我們的希望落空了，只好上帆向東南駛去，一面大家不斷地輪流着把水屏出，船長說如果運氣好的話七天後可遠加那列羣島（Canary Islands）（註1）。七天！我已經活了廿七年，這七天是我最重要的日子。

如果只需七天的話，船底的漏孔不至壞下去，我自信有辦法補救，我脚部的流血已經停止了，我的身體十分粗壯，可舉起二百斤東西，在香港時每年四季都游泳。

那晚浪大風烈，海水不時濺上船來，寒冷非常，天亮時我們發覺別的三艘救生船不見了，想是昨夜被風浪沖開的，現在也不知道漂到那兒去了，只剩下我們的一艘孤另另的在海裏飄着。

我們船上一共十四人，四個中國人，十個歐洲人歐人中一個是三副，三個機器師，四個炮手，兩個無線電員，中國人裏有兩個膳務員（包括我自己）兩個水手。此後數日天氣或好或壞，大風的日子裏，船子和皮球一樣在海面被風浪擲來丟去，我們可能被摔出來或船身傾覆，船桅被吹斷了一次，有時則風和日曬海平如鏡。但晚間都很冷，即使在微風的日子裏海水也一整夜的往船上濺，隨着一天天

的過去，我的脚部慢慢腫脹起來，三副的手也這樣，是那晚油船第二次被擊中時從索子上爬下擦破的，第四天過去了，我們把水屏出來，再屏出來，第五天過去了還屏着。第六天又過去了我們仍繼續屏着。第七天大家耳朵都有點聾。誰都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就連最強的人也變得神經質起來，一天水手阿三突然站起要走到海裏去，我把他緊抓着拉回，他說現在要回家喫飯，因為聽見了盤碗筷子的聲音，最後我們祇好把他縛在船桅上，以防無意自殺，兩天前船上一桶噴的滿是腐物的淡水，現在渴起來比蜜還要甜，我們規定每人每日飲四分一碗，無線員裏是個大胖子，平日好飲威爾忌酒，到了第七天突然神經發作，搶着要把那桶水喝光，這是我們唯一的飲料！我家合力把他縛起放在船底，第二天他死了，被剝光衣服後拋在海裏，慘白的身體慢慢的往下沉。

五．七天後不見加那列羣島船員由緊張而消沉

也就在同日我們知道已經錯過了加那列羣島，一個年青的炮手號陶大哭，狂喊父母，三副安慰他說即使過了加那列島也決不至連漫長的北非沿岸都找不到，他哭着答道：「虧你說得出，要是三個月以後到怎樣辦？」我們支持到那天上的希望和神志突然全部崩潰了，現在回想起來那天確是途中最羸劣的日子，有的人變得十分悲觀消沉，連船裏的水也不願去弄出來，結果越積越深，我的脚在水裏浸了一星期完全失去知覺，我想到大家快要餓死了，心中暗暗的哭泣着，我哭並非怕死，那是因為我感到深切的遺憾如此豐富的生命，正要開起美麗的花朵時又突然消失了，現在我永遠不能再體驗和看到它，我對於當前的慘遇是無法瞭解和適應的。

在我聾了的兩耳中時彷彿不時聽見喃喃的對話聲，那是好久以前我在家裏常常聽到的，是不是家裏已故的人在說話呢？我不知道，但又好像說話的人就是我的父母了，他們早已過世。

找不着加那列島以後我們知道已經失去了最後的希望，因為從福利敦(Free town)(註1)來的航

線，因戰事關係更伸展出大西洋去，所以現在我們是無法遇到往來的船隻，我們唯一獲救的機會，如果可能的話就是碰到深海漁船。

經過了第七日失望和沮喪的最高點後，我們全都陷入空竭和麻木不仁的狀態裏去。船上人垂頭喪氣，長吁短歎，坐着等死，那不過是幾天以後的事情了，「死」是這樣真實，我們幾乎可以覺觸到它了，彷彿他就站在前面宣告我們的末日，雖然我們的思想是那樣的空虛，乾竭但現在已經把自身全都交給命運支配了，所以心境倒反比前幾天寧靜得多，此後數天是無風的晴日，海面平得和園池一樣，船身極穩，我看許多魚兒在船旁游來游去，各種各式，五花十色可沒有一條沙魚，有數尾竟躍入半積着水的救生船裏，翻來覆去的拍澗着，我們抓住魚尾生喫下去，十分鮮美。

在這樣麻木的狀態裏又渡過一星期，第十四日飲水告罄，桶裏可倒不出半滴水來，我的眼睛模糊起來稍遠的東西全都看不見，思想停滯，生和死再也沒有什麼分別了，我也記不清第十五，十六，十七幾天是怎樣過的，白天和黑夜的明暗對於我們都不過是一個長夜裏的乍醒乍睡，在昏迷狀態裏時間溜得更快。

六·第十九日遇葡萄牙漁船獲救

第十九日的晚上我在半醒半睡裏忽聽見一位同胞以嘶啞的聲音喊着，皇后號船，皇后號船，我舉頭一望果然海面上有一團亮閃閃的東西，我起初還怕這不過是一種幻覺罷了，這實在太好了，叫人不敢相信是真的，然而它竟畢是真，完全不是什麼幻覺了。我們放起信號焰，它立即向我們這邊駛來，靠近時一看原來是一艘葡萄牙漁船，因為要誘捕魚兒所以把全船開亮，我們竟誤認做皇后號船，就是在精疲力竭中我們也樂得如醉如癡！我們終於得救了，我們將再活下去，誰會有過這樣一個的經歷，當你已失去了的生命和希望又重新降臨，此前，我從未知悉，那時的快樂是無法形容的啊！

船上的幾個葡萄牙水手，前身靠在船旁伸出粗壯的手臂，每當我們的救生船被海水沖高時就急急把其中一人抓住抱了上來。

大家上船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渴水，啊，水，這生命的泉源！我們簡直要不顧一切的躍進去，但我竟疲弱得寸步難移。直躺在甲板上！

有人說如果餓了太久，突然大喫起來會死！但當食物拚在我的前面時實在無法抑制。不管三七廿一大喫一頓，我可沒有死！

六天以後到里斯本，我在醫院裏住了十五天，一直到醫生把我腳底的玻璃碎全部取出後我才能夠走動。

一九四二年一月我到英國，此後我一直就住在這裏，我非常喜歡該國人民，但坦白地說，我不想再久住下去了，雖然世界是一天一天的縮小起來，我想每一個人都應把自己當做世界公民。無論在那兒都和居家一樣，但我也像我的時代裏所有的熱血中國青年一樣，覺得自己的前途在祖國，我們要把它重建起來，我們需每人分担一小部份責任，來恢復他過去的地位。

註一·Birkinhead 在英國墨爾西(Mersey R.)河口——譯者

註二·Canary Islands 在非洲西北向的海島，屬西班牙地——譯者

註三·Freetown，在西非海岸——譯者

一個海員的三部曲

一·流浪南京路

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的一個晚上，十七歲的他在上海南京路上走着，街上儘是熙熙攘攘的行人，大店舖前面照得雪亮，巨幅廣告上的電燈，霓虹燈，燦爛輝煌，川流不息，屋頂花園掛着一列五光十色的燈泡，建築物最高點的紅藍白燈火直刺着那黑黝黝的，夜的天空，街車穿梭往來，大汽車，小汽車，雙層汽車，還有人力車混在裏面顯得那樣軟弱無力，顧影自憐，紮頭巾，滿面鬚鬚的印度巡捕手提黑白警棍忙碌的指揮着交通，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旅館的陽台上鑼鼓喧嘩，他從門窗看進去，電扇在雪亮的天花板上急速的旋轉着，許多人進出旅館，飯店，劇場，舞場和新世界……他是剛來上海的被弄得眼花撩亂。不知所措，他須在十天內尋到一個職業，否則就該挨餓。

我所需要的是求學，上學校去，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和許多書籍，能夠助我明瞭這滔滔的人羣和生命……所有隱在這後面的事物，鬼不知神不覺的推動着喜，怒，哀，樂……我要幾個意氣相投，志同道合的年青的朋友，幫助我去理解他們，一個循循善誘的教師來引導我們……等我都懂得以後以我堆積得來知識去復興我的國家，同時更爲着全世界人類的友誼和情況的改善而努力。

二·國際飯店侍者

他是上海最高的一家飯店侍者，這家飯店面對着跑馬廳，上有屋頂花園，那井玻璃遮蓋可以隨着天氣的轉變和顧客的意思而開閉，曾經被夜上海迷感過的他，現在對於眼前一切的景象都很熟悉了，初次乘電梯上來時那種奇異的感覺，今則視若家常便飯。

他是個很好的侍者，身着雪白的上衣，褲子燙得挺直，他能够托着一大盤杯子，酒瓶，在人叢中，穿來穿去，靈活得像四隻指端上的籃球一樣，有時不用托盤一手也可以拿着五隻杯子或碟子，他懂得怎樣對顧客獻殷勤，怎樣笑面逢迎，他的頭髮光亮油滑得連停在上面蠅子都會跌斷骨頭，他年青，漂亮，馬利，並且現在也懂幾句英語了。

一個夏天的黃昏，屋頂花園的玻璃瓦開啓了，樂聲大作，顧客裏中西人士各佔其半，中國紳士中一半着西裝其餘的都穿絲綢長衫，有的在吸雪茄煙，女的高頂子，衣長及地，漫步或跳舞時若行雲流水。

外國人多半穿白色或灰色夏衣，但有一兩位身着羊駝呢上裝，皮鞋黑白相間，他們的女士們花樣更多了，形形色色難於辨認，他們在中國人前面個個都顯出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氣。

洋人喝酒時汗下如雨，他們比中國人喝得多。中國人跳舞的急速的旋轉着，可謂風塵僕僕；兩者都十分滿足，這正是他們所希冀的生活，而且可以隨意不斷的繼續下去。

樂聲戛然而止，舞者歸座。

「Boy!」這是喊他。

「Yes Sir」——留鬍子，結橫帶的洋人向他點着食指。

「Bring four double whiskies」

「Four double whiskies? yes, sir!」

「And a gin and grape fruit for the lady」

我所需要的是求學，到學校去，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和許多書籍，能够幫助我去了解這一般人，他們的希望與恐懼，他們靈魂深處的祕密，什麼事情使他們從遠迢迢的外國跑來？他們的目的何在？他們是怎樣聚起財富？中西紳士相見時各人心中有何感覺？還有這些事實，理由，和接觸對於外間大多數人有什麼影響？我要幾個意氣相投，志同道合的朋友幫助我去了解他們，一個循循善誘的教師來引導我們……待我全都懂得以後，以我堆積得來的知識去復興我的國家同時更爲着全世界人類的友誼和情況的改善而努力。

三·天南地北

(一)印度洋上的季候風

腥臭的海風吹拂着，不熱也不冷，海面波濤起伏，從甲板上看過像一片深藍色的牆，有時像一座小山，有時高高的湧起又彷彿是城牆的倚角。

印度洋上的季候風。

上海被日軍佔領後成了一個不可忍耐的地方，他不願給日人率烟敬茶，二月就動身上香港去，在一艘船上簽了合同當二等膳務員，他實在不願意出海，但這是唯一的謀生徑途，在這個人浮於事的地方同樣的機會怕也很難再得到，最初一個月無時不暈船兩三個月後也就習慣了，船上的工作比飯店裏簡單得多一定的時刻，同樣的菜，雖然海員們的言行都很直率粗魯，但沒有他在飯店裏所見的一般人那付可憎的勢利眼，大家在這個小天地裏共同生活着，他漸漸和別的一些海員發生友誼甚至於引爲知

已，他十分願意爲他們效勞，這使他感到快樂。對於別的一般人也十分客氣有禮，他們可沒有講他半句閒話。

船身隨波起伏，他從圓艙看着一座座水山，頂上還濺起些許浪花，他很奇怪這生命，時間，空間，將被帶到什麼地方去呢？船開着……開着……開着……開着……外面深藍色的水山此起彼伏，機器房裏的機器隆隆的往前開，堅決地，不斷地搖幌着牆壁上飯廳裏的東西。

船裏職員們有的正在喫麥粥，有的在喝茶或飲咖啡，他的朋友，三副在上面值班，位子空着，無線電員已經乾了一杯威士忌。

這就是他一天生活的開始，他看着餐室另一端的時鐘，是早上八點，實際上每早都是一樣的，光陰不斷地消逝他的青春也隨着被帶走了，……他感到十分憤怒和悲哀。

「下一道要炸魚還是火腿蛋？先生，」他問船長，那位正在喫麥粥。

「今早魚怎樣？」船長照例問着。

「和昨天一樣的，先生！」

「那麼我喫火腿蛋好了。」

「好，好，先生。」

他到伙食間裏去，廚房裏一股熟悉的氣味撲進他的鼻子。「再給無線電員一杯威爾忌」他對三等膳務員說，他知道那位無線員第一杯下肚後必再要一杯。

在廚房裏大廚半認真半尋開心的問道：「船長要什麼？」

「火腿蛋」他說。

「媽的，我預備了魚他偏要火腿蛋，我預備了火腿蛋他喫魚，洋鬼子就頂愛鬧彘扭！」二廚咀咒着。他不置一詞微笑着說：「快點，別多講！」

我要求學……上學校去……要一些朋友……

(二) 德機猛襲利物浦

民國二十八年進入民國二十九年而三十年，冬往春來，五月遍地烽火，七略德機猛襲利物浦，敵機在該港上空作波浪式轟炸，炸彈聲，高射炮聲，飛機聲響成一片，燃燒中的建築物火光燭天，黑煙猛沖，劈劈拍拍，彷彿土地大張着血口要吞噬人類，因其罪大惡極，他站在防空壕洞口看着兩脚不自覺地發抖起來有的同胞前夜被埋在自己的屋子下面去，雖然他也像別人那樣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會死，但也禁不住對自己說：『要是炸死了實在也太不值得，這麼年輕就莫明其妙的死掉！』

他很高興幾天後船又離開了利物浦，這次沿西非海岸南下，所過之處盡是悶沉，潮濕的地方，天氣又熱又壞，他每天吃金雞納霜，在途中幾乎都是帶病工作。

四個月後船又回到英國去，他非常高興即使不能見到上海利物浦也不壞呀！

(三) 船不見了

船一靠岸就奔上去，到海員宿舍裏，其實那晚他還是在船上睡覺的好，因為他只得暫時上岸的許可，這次船靠時間甚短，不一定什麼時候就開。

上岸後三日他坐了汽車到碼頭去，糟糕，船不見了，他的一顆心直沉下去，她在那裏呢？她開了嗎？他記得前些兒彷彿有人提起開船的事，他從上江看到下江，可找不到自己的船，也許換了一個碼頭，他知道這完全是騙自己的話，船老老實實是開了，他問了一個碼頭工人後才知道原來是兩天前離港的，他知道這事的嚴重性，他將被視為私逃者受到嚴厲的責罰，現在要怎樣辦呢？一點點辦法都沒

有，船開了他還能够做到什麼，他看看江面，夕陽的餘照射在黝水上金光燦爛，一艘被炸沉了船隻上的兩條船桅還照樣露出水面，誰也沒有功夫把她撈起，幾艘渡船從隔岸開來，滿載着從 Birkinhead, Seacombe, New Brighton 回來的興高彩烈的遊客，下層甲板上有許多帶着腳踏車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上面是一羣青年人和兵士引吭高歌，他記起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才有這麼許多遊人。

這頗叫他進退維谷，他是脫逃的人，要怎樣辦？看着這般歡樂的遊人他心中咀咒着。「幹麼這樣煩惱呢？」反正最壞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也用不着這樣的愁眉不展，無論如何他並沒有錯過什麼，這船可能是開到危險的區域去，他也還記得有人說這一回是開往俄國去。這事可以從最近船上加裝大炮和發給許多禦寒物看出。他剛被西非的日光烤焦了現在還要送到冰天雪地的俄國受凍，沒有，他並沒有錯過什麼，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他又對自己說。

他立刻就向輪船公司報告嗎？那又何必呢？事已至此率性任其自然發展好了，明後天再去報告也還不遲，想着他信步離開碼頭加入週六的遊客裏面去，他在這一羣興高彩烈的遊人裏生了無限的感慨，把自己的身世生活和他們對比一下不禁悲從中來。最後他躡進一家電影院藉以消磨光陰和尋求安慰。

那晚他回到船員宿舍。躺在他朋友的雙層床頂舖上，房裏一共七人，他在床上想着自身的境遇和生命的洪流把自己漂來盪去，可沒有一刻可以排脫枷鎖，自由行動。現在身處困境，他錯過了船。他是個私逃者，這回事實硬生生的闖入他的思想儘管它是怎樣在奔流，馳騁着，明天要怎樣辦呢？輪船公司的管理員可以原諒他的過失嗎？也許已經通知警察局了，噫！

但幹麼又這樣的苦惱呢？那是無用的，他對自己說，還是泰然處之吧！他仰望着滿掛在索子上面的潮濕的衣服，房裏亂七八糟，大家只顧着自己的物件，這是他們的習慣，喜歡把東西都放在身邊，箱子，包袱一隻沒一隻的堆起來，連拉都拉不出，他的床下面有一隻開水壺正在電爐上沸煮着，四

個人圍在一張房裏唯一的桌子上又馬將，這張桌子一邊靠近床前一個人坐在下鋪，一人坐在行李上，其餘二人各佔一椅，他們把全副精神在這個玩意兒上面，每當收進，打出或攤牌時莫不大聲喊笑。極像中國旅館房間裏的聲音。另外三人都縮着，完全都不受騷聲的影響，一個在上鋪睡得正甜，下鋪二人已把帳子放下，想也熟睡了。這時他的耳朵突被一種聲音所吸引，轉身一看原來是上鋪那位朋友的鼾聲。

他心中想着究竟什麼事情使這一般人跑到老遠來，他們最後的歸宿在那裏？怎樣？他再往下一看，開水滾了，水氣從壺口直冒上來，衝過他的面孔，熱騰騰的，他喊着「一個打馬將的朋友；『喂！開水滾了，快點，要半夜了，你們到底要打到什麼時候啊！』他在等着，想在睡前分享一杯熱茶。」

(四) 捉將官裏去

第二早他還在半醒半睡裏，聽見房子裏有陌生的話聲，他正要睜眼轉身時，覺得有人在背後一推——「起來！」他很快的轉過身來看見兩個探員在房裏，看他們的服裝，身材和歪戴着的帽子就知道是偵探了。其中一人從前曾在中國街的菜館裏見過的。他用「OK! OK!」答覆「起來！」一半是因為這句話容易講，一半因為他全都曉得是怎樣一回事了。他們是來捉他的，他穿襯衫時還半醒半睡對一個偵探說：「很早啊！」

「很早，很早」那個偵探搖着頭。

「不早不找到你」(no early no find you)另一個探員故意模仿着中國人的洋涇浜。

他匆匆的擦過面孔和託一個朋友代向中國領事報告後就跟着兩個探員走了。

第二天入庭受審，檢察官控之以私逃之罪，這人說犯人明知或猜想船是要開到什麼地方去，以後有意脫逃，當此緊要時日，國家的海洋生命線專賴商船隊維持，今日犯人竟擅自離職，擾亂人心，實

在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他站在被告席中看着白髮的審判官，戴鏡的書記官，惡作劇的檢察官，聚精會神的聽衆庭中一切的布置陳設都很新奇有趣，如果不是自己的案子那就更好玩了，剛入庭倒有三分懼怕，現在一切的憂慮，緊張，全都風消雲散了，他知道自己自己的案子不過和利物浦夏日蒼蠅一樣的微不足道，他十分寬心，等候事情的到來，隨你怎樣責罰吧！也總不至殺頭，他決定從從容容的來應付一下。

審判官對譯員說：「犯人懂不懂英語？」

譯員對審判官說：「懂的，庭上！」

犯人：「不懂。」

審判官對譯員說：「犯人說他不懂。」

譯員對審判官說：「如果他真的不懂怎曉得剛剛庭上在說什麼？」

審判官對譯員說：「你再問他究竟懂不懂英語？」

犯人：「懂一點點。」

審判官對譯員說：「那麼你給他翻譯好了，問他曉得自己犯的是什麼罪？」

譯員對犯人說（用中國話——下同。）「你曉得自已犯什麼罪嗎？」

犯人對譯員說：「不曉得！」

譯員對審判官說：「犯人說他不曉得」。

審判官對譯員說：「對他說他的罪狀是有意脫逃。」

譯員對犯人說：「大人說你從船裏逃出。」

犯人對譯員說：「別用「大人」兩字好不好？記得現在已經是民國了不再是滿清時代。」

審判官問譯員說：「他說什麼？」

譯員對審判官說：「他沒有說。」

審判官對譯員說：「他一直就在說什麼？他曉得為什麼犯罪嗎？」

譯員對犯人說：「你曉得自己犯什麼罪嗎？」

犯人對譯員：「我究竟在這個世間上犯了什麼莫須有罪？」

譯員對犯人：「你從船裏逃出，不就是犯罪嗎？」

犯人對譯員：「沒有。」

譯員對審判官：「犯人說『沒有』他沒有犯罪。」

審判官對譯員：「如果他沒有從船裏逃出，為什麼船開了人還在這裏？」

譯員對犯人：「大人說如果你不是逃走幹麼船開了人還在這裏？」

犯人對譯員：「因為我錯過了船，別再用『大人』好不好？」

譯員對審判官說：「犯人說他錯過了船。」

審判官對譯員說：「錯過了船？難道不是他老早曉得船要開到危險的地方去而有意逃脫嗎？」

譯員對犯人：「大人說你老早曉得要開到俄國去逃了。」

犯人對譯員：「你對這個老頭子說我簡直不相信他是幹審判的，試想想如果我真的要脫逃的話，

幹麼不把金錢，物件帶在身邊？」

譯員對審判官「犯人說他的東西全都放在船上，這就證明了他不是有意脫逃。」

審判官略加思索後問檢察官道：「犯人的物件和金錢全都放在船上嗎？」

檢察官對審判官：「全都交給船上的管理員，但這是必辦的例行手續，所以這個證明不能成立。」

審判官再加思索後對譯員說：「你對犯人說船開了以後船員缺席這個罪狀是很重大的，尤其是當目下戰事正激烈進行中，一切都靠着海洋交通來維持，我們不能坐視任何船員無論其為有意或無意擅

自離職，但這回是他第一次觸犯，而且平時在各船的工作成績還算好，所以我只打算關他兩星期好了。」

譯員對犯人：「大人說在戰時船隻的往來是非常重要的，你怎能隨便走開但你倒不像一個壞人而且平日服務成績很好所以特別開恩一次僅僅關你兩星期。」

雖然他希望有這樣的判決，但乍聽之下，面上總免不了有幾分難色，

「走！」站在身旁的一個大個子警察催着。

犯人向四週看看彷彿要想說什麼，但立刻又被另一聲「走！」喝止，他向前移動，踏級而下，他的背影的從法庭裏消失了。

我所最需要的是能够表白心底最深的苦衷，知悉各個不同國家法律的錯綜與實踐，它們對於理想中的真理與正義成何種關係，研究和了解我們日常的緊要問題，明瞭所有的深入人類生命裏面的因素與力量，去成就一種言語的運用，方能以最大的正確描繪出人類的生活和全部的問題，當我能够完全把握這些後，以我所有的力量，智識，及成就為我國家服務，更進以促成世界人類的友誼，正義和了解。